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三十六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文選卷三十六

梁昭明太子蕭統編

唐李向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向李周翰註

宣德皇后令善曰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父曄之齊世祖為文惠太子納后鬱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宮梁王蕭衍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梁王於荆州立南康王為帝進梁王為相國封十郡為梁公表讓不受詔斷表宣德

皇后勸令受封也

任彦升　良曰太后欲禪位於梁王王固辭沈約等奏太后勸進令昉為太后令梁王受禪泰法皇后太子稱令令命也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　善曰言梁武故曰具也濟曰具位謂在位百官也　夫功在不賞　五臣作不在賞　故庸勳之典蓋闕　善曰言功績既高在乎不賞故庸勳之典蓋闕而不論周書曰平州之臣功大弗賞諂臣日貴史記蒯通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左氏傳富辰曰庸勳親親暱近尊賢也　銑曰有功存時而不賞者則用功之常典是闕而不行也庸用勳功也　施侔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　善有也字　善曰言恩施既隆侔於造物則謝德之途已寡而不著莊子

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魏志曰劉廙
上疏曰物不荅施於天地而子不謝生於父母也　翰
曰梁王施功等造化之成於萬物荅謝之道
少者益為功至大不可報謝也佯等途道也要不得不
五臣無彊為之名使荃宰有寄善曰言德顯功高雖無
不字酬謝之理要不強為酬
謝之名庶使君主之情微有所寄也老子曰吾強為之
名曰大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
君也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間宰匠萬物之形晉中
興書孝昭曰誠存匪懈治道有寄也　向曰雖不可荅
然要不可強為立名以主天下使公實天生德齊聖廣
君臣有所寄託也荃君也宰臣也
淵善曰班固漢書高祖述曰實天生德聰明神武尚書
曰乃祖成湯齊聖廣淵也　向曰公謂梁王也淵深
也不改參辰而九星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善曰陸賈

新語曰堯舜不易日月而興桀紂不異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旦曰九星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光毛詩小雅曰高山仰止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良曰不改參辰不易日月謂定天下不經久時也九星謂九州也仰止謂九州之長皆仰望而至止也二儀天地也貞正觀視也暴亂既除則正視於天下也

在昔晦明隱鱗戢翼

善曰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也曹植矯志詩曰仁虎匿爪神龍隱鱗成公綏慰志賦曰惟潛龍之勿用戢鱗翼而匿景也　濟曰梁王在昔微時暗潛其明如龍鳳隱鱗翼也晦暗戢斂也

博通羣籍而讓齒乎一卷之師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范丹博通羣藝范曄後漢書曰馬續博觀羣籍揚子法言曰一卷之市不勝異價一卷之書不勝異

意一卷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也　銑曰謂潛隱之時廣通經籍推尊師傅也博廣也讓齒謂推尊之　刎氣陵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　善曰魏志段灼理鄧艾曰艾勇氣陵雲士衆乘勢六韜太公曰屈一人之下伸萬人之上唯聖人能焉　翰曰刎氣謂勇氣也此謙厚之道必致尊也　辯析先歷天口而似不能言　善曰七畧曰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為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田駢子不可窮其口若事天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向曰辯析謂分別事理也　文擅雕龍而成輒削五臣有其字藁　善曰說文曰擅專也七畧曰鄒赫子齊人齊人為之語曰雕龍赫赫言鄒衍之術文飾之若彫鏤龍文漢書曰孔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如淳曰所作起草為藁　良曰言專擅於文若雕龍之彩飾成也則輒削除其藁草之本　爰在弱冠首應弓

旌 善曰禮記二十曰弱冠漢書制曰褒然為舉首左氏傳曰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孟子曰夫招士以旂大夫以旌也 濟曰弱冠二十時也首初也凡天子招引賢良皆使使執弓旌以為天子之信 客游梁朝則聲華籍甚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起家齊巴陵王法曹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相如見而說之客游梁朝淮南子曰聲華嘔符之樂其性者仁也嘔紆武切符音撫漢書曰陸賈游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音義或曰狼籍甚盛也 銑曰客游梁朝謂此漢朝司馬相如枚乘之徒游於梁孝王門聲名籍甚於天下謂梁王 行 薦名宰府則延譽自初為巴陵王府法曹故以此也

高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還儀同王儉東閤祭酒王隱晉書曰周玘累薦名宰府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也 翰曰薦進也梁王遷為太尉王儉府祭酒宰相也道德深遠為天下所譽而高者也 隆昌

季年勤王始著建武惟新締構斯在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即位改元曰隆昌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曰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蕭子顯齊書曰明帝即位改元曰建武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魏都賦曰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也　向曰隆昌建武並年號也勤於王室之事於此末年始為著威結合謀策又在此年也季末也惟新謂初也締結構合也功隆賞薄嘉庸莫疇善曰陸機高祖功臣頌曰帝疇爾庸後嗣是膺也　良曰嘉善庸功莫無疇報也一馬之田介山之志愈厲善曰言止有一馬之田以懷讓祿之志纔居六百之秩以秉推功之誠管子曰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衣左氏傳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史記曰文公環緜上山中而封之推號曰介山廣雅曰厲高也　濟曰田十井為通通十為城一馬

言少也介山介之推也謂介之推不受晉侯禄也言齊以梁王功多禪之帝位以報功猶如封一馬之田未為多也然執志固辭益高於介推也愈益也**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存**善同銑注銑曰漢邴曼容位至六百石輙謝病而去亦比梁王辭爵禄也漢馮異每舍止處諸將並坐論功而馮異獨屏於樹下不共論功軍中號為大樹將軍言梁王不受功號亦斯存也**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司州刺史蕭誕被殺高祖監司州班固涿邪山祝文曰杖節擁旄鉦人伐鼓沈約宋書曰明帝於南豫州之義陽郡立司州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風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也　翰曰擁執也旄旌旗之屬以麾衆也司部司州也代謂北胡也梁王鎮司州胡馬不敢南牧牧放也**推轂樊鄧胡塵罕嘗夕起**善曰何之元梁典曰虜主拓跋宏既退高祖據樊城漢書馮唐

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鄒陽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飛鳥蘇林曰言胡來人馬之盛揚塵上覆飛鳥也　向曰王者遣將必跪而推其車轂梁王將兵據樊鄧二城則胡兵之塵希能夕起也　惟彼狡童窮凶極虐　五臣作窮極凶虐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東昬即位媟近羣小誅高祖兄懿弟暢尚書大傳微子歌曰彼狡僮兮不我好兮鄭玄曰狡僮謂紂也　銑曰狡亂也童謂東昬侯即位行暴虐誅戮良善比之童僕也　衣冠泯絕禮樂崩喪　善曰袁子曰古者命士已上皆有冠冕謂之冠族之家劇秦美新曰弛禮崩樂塗民耳目也　濟曰泯滅也謂東昬侯無道　既而鞠旅誓眾言謀王室　善曰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密與呂僧珍謀為內伐毛詩曰陳師鞠旅毛萇曰鞠告也尚書曰王明誓眾士左氏傳曰公會齊侯于洮謀王室也　良曰言告其軍旅

誓戒衆士

白羽一麾黃鳥底定

善曰呂氏春秋曰武王至殷係墮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免而自為係出師頌曰素麾一揮鸞于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尚書曰震澤底定　翰曰白羽白旄也黃鳥地名底平也

甲既鱗下車亦瓦裂

善曰尚書大傳曰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如鱗下賀于武王也　向曰言凶徒既殞其兵甲若推鱗而下之車破如瓦碎裂

致天之屆拱揖羣后

善曰毛詩曰致天之屆于牧之野典引曰欽若上下拱揖羣后　銑曰屆誅也言致天子誅但拱手以揖百官公卿而已羣后謂百官

豐功厚利無得而稱

善曰王命論曰帝王之祚必有豐功厚利積累之業論語孔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濟曰豐大之功厚

利於人無得而稱言功之多不可盡說 **是以祥光總至休氣四塞** 善曰尚書中候曰帝堯文明榮光出河休氣四塞鄭玄曰休美也四塞炫燿四方也 良曰祥光休氣並和平之瑞氣也塞滿也 **五老游河飛星入昴** 善曰論語比考讖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渚五老曰河圖將浮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瞳黃姚視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昴注曰入昴宿則復為星 翰曰堯見五老入于河一老人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又一曰河圖推龜告帝謀又一曰山川魚鼈荷聖恩又一曰河圖推龍銜玉縄歌託五老飛于天入于昴言梁王亦有此瑞益美言之其實無也 **元功茂勳若斯之盛** 善曰馮衍集曰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劉琨勸進表曰茂勳格乎皇天 濟曰元大茂盛勳功也 **而地狹乎**五臣作于 **四履勢卑乎**

九伯帝有恧焉輶軒萃止善曰左氏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預曰履踐履也帝寶融也輶軒萃止謂進封梁公之使也漢書哀帝詔曰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恧焉揚雄荅劉歆書曰常聞先代輶軒之使毛詩曰有鴞萃止也　向曰周賜太公履東西南北方行之地狹謂地狹於太公也九伯九州之長言梁王勢卑於此也恧慙也　銑曰輶軒輕車也萃聚也令遣某位某甲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善曰致誠謂請無讓也毛詩曰百辟刑之長笛賦曰致誠效志也　良曰某官某甲者謂百官名不可具載於此故畧不言也　百辟謂百官皆致其誠信也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善曰梁王固讓同乎匪席之旨百辟固請庶乎不遠而復之義也毛詩云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周易曰不遠復無祇

悔良曰言梁王讓位不受有不可卷動之義故率百官以朝之庶使此志不為久遠而反復也謂帝位宜定也

教善曰蔡邕獨斷曰諸侯言曰教

為宋公脩張良廟教善曰裴子野宋畧曰義熙十三年高祖北伐大軍次留城令脩張良廟

傅季友善同翰注　翰曰沈約宋書云傅亮字季友北地人也博涉經史尤善文辭官至散騎常侍後為太祖所誅宋公謂宋高祖劉裕也晉封宋公時北伐過彭城脩張良廟乃下此教秦法諸公王稱教教者教示於人也

綱紀善曰虞預晉書東平主簿王豹白事齊王曰況豹雖陋故大州之綱紀濟曰綱紀謂主簿之司也教皆主簿宣之故若先呼之亦猶今出制首言門下是也

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善曰左氏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也毛萇詩傳曰泯滅也向曰祀典謂祭祀之常典也

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善同銑注銑曰管仲相齊而國理禮樂大興故孔子歎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微無也被髮左衽夷狄之服言無管仲為相則禮樂大壞吾其夷狄也此孔子歎美其功也今宋公撫思此事彌深於情

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隣殆庶善同良注良曰易坤卦之六二爻辭云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言子房之道亞次於此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子房之行與顏回照明以為隣近也

風雲玄

感蔚為帝師 善曰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又良曰以三寸舌為王者師河圖曰黄石公謂張良讀此為劉帝師也 翰曰易云雲從龍風從虎此深感應也至深蔚盛也 夷項定漢大拯橫流 善曰廣雅曰夷滅也漢書王追羽至陽夏諸侯不會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羽敗自剄說文曰出溺為拯孟子曰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 向曰夷平也子房能平項羽定漢祖拯拔也橫流謂亂也 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 善曰典引曰以冠德卓絳者莫崇乎陶唐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良曰固已辭也參近軌跡也伊伊尹望呂望言子房近跡於此二賢臣也冠首也仁德乃為管仲之首 若乃神交 善作交神 圯 與之 上道契商洛 善曰荅賓戲曰齊甯激聲於康衢漢書曰良從容步游下邳圯

上有一父老衣褐至良所曰孺子可教衣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體分冥固道契不墜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園公綺李季夏黄公甪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山以待天下之定也漢書曰上竟不易太子者良本名此四人之力也　翰曰子房受黄石兵法於圯橋黄石公神也商洛山名四皓居其中也子房為呂后畫策迎之以得太子位遂定契合也顯默之際窅然難究銑曰籌策明默窅然深遠難以究探也淵流浩瀁莫測其端矣善曰言其度量深大不可測度也孫綽桓玄城碑曰俯仰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間莊子老聃曰揺擊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吳都賦曰潁洛沆瀁莫測其深莫究其廣黄石公說序曰張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也　濟曰言子房德深廣浩瀁不測其端涯也塗次舊沛佇駕留城善曰漢書沛郡有留縣又曰張良為留侯爾雅曰佇久也謂停久也　向曰宋公行迹次沛國立駕

留城留城子房所封留留侯之地也 靈廟荒頓遺像陳昧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薛苞與弟子分田廬取其荒頓者杜預左氏傳注曰頓壞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序曰徘徊露寢見先生之遺像廣雅曰昧闇也 向曰像形也 撫跡懷人永歎寔深 善曰毛詩曰嗟我懷人又曰寤寐永歎也 翰曰寔實也 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原 善作京 者亦流連於隨會 善曰史記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門者太史公過見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者夷門城之東門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於九原文子曰死而可作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我則隨武子乎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京當為原 銑曰言太史公佇思想侯嬴之迹也九原晉大夫葬所也文子留連下淚以思於隨會 擬之若人亦足

以云 善曰論語子曰君子哉若人毛萇詩傳曰云言也向曰擬比也若人言此人謂侯嬴隨會亦足以言子房也

可改搆棟宇修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 善曰左氏傳君子曰蘋蘩薀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也 濟曰蘋蘩水草也行潦雨水言守以忠信雖物之微可時薦祀也

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 善曰廣雅曰抒渫也西京賦曰慨長思而懷古左氏傳序曰經者不刊之書也 翰曰抒申刊缺烈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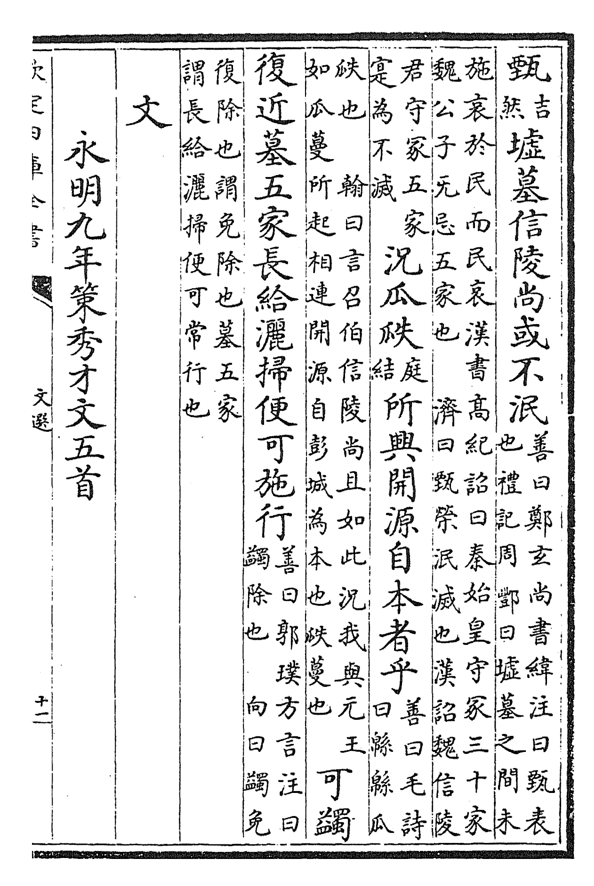
王者施行

為宋公脩楚元王墓教 善曰宋公楚元王後故脩治其墓也 翰曰楚元王名交漢高祖異母弟也封於楚謚曰元墓在彭城宋公過見故脩之

傳季友

綱紀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善曰禮緯曰天子辟雍所以崇有德褒有行鄭玄禮記注曰崇尊也向曰彌益也尊本敬始義隆自遠善曰魏志明帝詔曰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孫卿子曰先祖者類之本也貴始德之本也　良曰本始謂先祖宗公漢之孫也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蕃斯境善曰漢書曰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同父異母少弟也漢立交為楚王彭城賈子曰君子積於仁而民積於財刑罰廢矣國語太子晉曰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也　銑曰基本啓開也斯境謂彭城彭城屬楚故也素風道業作範後昆善曰三國名臣贊曰素風愈鮮習鑿齒襄陽耆舊記龐統曰方欲興長道業　郗正釋譏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尚書曰垂裕後昆也　銑曰素風儉約純素之風道業謂博通經學範法也後昆後嗣也本支之祚實隆鄗宗善曰毛詩曰本

支百世楊脩牋曰述鄙宗之過言也　濟曰支
體祚福隆盛也隆盛我鄙賤之宗鄙者謙也　遺芳餘
烈奮乎百世　善曰抱朴子曰嵇君道云郭有道沒則遺
芳永播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聞之
餘烈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
奮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也　翰曰烈美奮發也　而丘
封翳然墳塋莫翦　善曰晉中興書武陵王令曰丞相墳
塋翳然飄薄非所也　向曰封疆界
也翳然荒蕪莫翦
謂無人翦除灑掃　感遠存往慨然永懷　善曰李陵書曰
能不慨然毛詩
曰維以不永懷　良曰感傷遠化
存思往事慨然為歎而長懷者也　夫愛人懷樹甘棠且
猶勿翦　善曰毛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風
俗通曰召公出為二伯止甘棠樹之下聽訟決
獄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也　銑曰愛其
人懷其德者則召伯之植甘棠且猶不翦甘棠木名　追



甄吉然墟墓信陵尚或不泯善曰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禮記周鄭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漢書高紀詔曰秦始皇守家三十家魏公子无忌五家也　濟曰甄榮泯滅也漢詔魏信陵君守家五家寘為不滅　況瓜瓞庭結所興開源自本者乎善曰毛詩曰緜緜瓜瓞也　翰曰言召伯信陵尚且如此況我與元王如瓜蔓所起相連開源自彭城為本也瓞蔓也　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善曰郭璞方言注曰蠲除也　向曰蠲免復除也謂免除也墓五家謂長給灑掃便可常行也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善同良注　良曰蕭子顯齊書云王融字元長琅邪人也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為中書郎帝疾融先欲立竟陵王子良及即位下廷尉於獄中賜死

問秀才高第明經翰曰秀才者言其人如草木之發華秀見者愛之高第明經謂德行高遠明於經國之道第一者也

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后善曰史記曰黃帝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尚書序曰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孔安國曰言聖德之遠著也　良曰后君也此述古之聖君至治者也

體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善曰文子曰聖人體道反至動而無為老子曰聖人功成而弗居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　濟曰體象大道功成而不居見其善者如望之不可及也

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善曰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

之上故往見之廣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來吾語汝至道向同善注

華封致乘雲之拜

善曰莊子曰堯觀乎華封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壽且富且多男子堯皆辭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無常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請問封人曰退然崆峒有拜乘雲為請今不同者蓋請者必拜故互文也良同善注

或揚旌求士或設虡待賢

善曰求士待賢皆謂請其言也管子曰舜有告善之旌應劭漢書注曰旌幡也設之五達之道鬻子曰昔大禹治天下也以五聲聽治為銘於筍簴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

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者揮鞀也翰曰揚舉也求士謂求賢才也餘同善注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善曰謝承後漢書序曰陰脩敷化二都咸教克平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閏之餘烈良曰數布烈美也朕寅奉天命恭惟永圖善曰爾雅曰寅敬也尚書曰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又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也銑曰惟思永長也言敬奉天命恭思經國之長圖審聽高居載懷祇懼善曰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首高居而遠望徐視而審聽尚書曰予小子夙夜祇懼也向曰審其聽受高居思危則懷敬懼也載則祇敬也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善曰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鄭玄周禮注曰象魏闕也范曄後漢書曰靈帝嘉平中有何人書朱雀門言公卿皆尸祿無忠言者也濟曰雖言事則左史書之而象魏之闕未有直言之戒象魏天子

闕也所以命百官為箴戒之言懸之於上言未箴者未有直言之士

寤寐嘉猷延佇忠實

善曰毛詩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也　翰曰寤寐之間思于善道延首佇立以渴待忠實之臣嘉善猷道也

子大夫選名升學利用賓王

善曰國語曰越王勾踐曰茍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也禮記曰鄉論秀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學曰俊士鄭玄曰學太學也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也　良曰言當選名之秀進於太學利於時用賓佐王道升進也

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

善曰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體人事直言也崔寔政論曰詔書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　銑曰懋美也三道之要謂國體人事直言也此三者何為要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

三曰明曉法令足以決疑才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畧遭事不惑才任三輔劇縣令此四者何為通也鹽梅之和屬有望焉善曰尚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向曰以子大夫如鹽梅和羹實所屬望又問昔周宣惰千畝之禮虢公納諫善曰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也　濟曰千畝之禮以為農先漢文缺三推土回之義賈生直言善曰禮記曰躬耕帝藉天子三推漢書曰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上感誼言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也　翰同善注良以食惟民天農為政本善曰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尚書曰八政一曰食孔安國曰勤農業也漢書文帝詔曰農天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　良曰人以食為天若無人不生也金湯非粟

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 善曰漢書蒯通說武信君曰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汜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禮記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銑曰假如以金為城以湯為池雖險固非粟不可守也雖遭水旱之災有粟待之無遷流亡散者也 朕式照前經寶茲稼穡 善曰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 向曰前經謂耤田也寶重也種曰稼斂曰穡 祥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 善曰國語曰虢文公曰太史順時覛土農祥晨正土乃脉發太史告稷曰土膏其動韋昭曰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脉理也膏土潤也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駕蒼龍載青旗躬耕帝藉又曰昔天子為藉田千畝冕而朱紘躬耕秉耒鄭玄周禮注曰朱紘以朱組為紘一條屬兩端也 濟曰祥善也擇善之日將行籍田之禮也

青旗籍田之旗也肅敬也膏膏腴也朱紘冠飾也戒勅典法也言勅正其常法將使杏花菖葉耕穫不愆善曰氾勝之書曰杏始華榮輙耕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復耕之輙藺之此謂一耕而五穫呂氏春秋曰冬至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草之先者也於是始耕高誘曰菖菖蒲水草也　翰曰月令云杏花生種百穀穫收苗也愆失也清畎古犬冷風述導無廢善曰呂氏春秋后稷曰凡耕之道畝欲廣以平畎欲小以清又曰正其行通其風夬必中央師為冷風高誘曰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夬決也必於苗中央師師然肅冷風以搖長也　良曰畎田中為隴廣尺深尺所以停水以潤田故云清畎冷風所以養苗明述具義使人法之農事無廢也導法也而釋耒盧對佩牛相沿莫反善曰鹽鐵論曰儒者釋耒耜而學不驗之語漢書曰龔遂為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何為帶

牛佩犢杜預左氏傳注曰沿緣也　向曰釋廢也耒耕具也漢書曰龔遂見人佩刀劒者謂之曰汝何為佩牛春夏不起田畝言刀劒可以易牛而耕也此云有惰業之人廢耕而佩牛者相習而為如水沿流不返也言惰業之人不復知改也

兼貧擅富浸以為俗善曰漢書曰兼并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人富者兼役貧民說文曰擅專也風俗通曰子不以從令為孝後主固宜是革浸以為俗豈不謬哉　銑曰富家兼并貧人常奪其利以自專擅其事為時俗之常然如水浸物日以毀壞言兼并之家可以壞國如此也

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善曰漢書曰民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賈逵國語注曰爰易也周禮曰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也　翰曰爰易均田也言欲使人易田開其制度以上

中下均易之懼驚煩愚民也擾煩也鳥五臣作潟音赤鹵魯可腴恐時無史白善曰

史記曰史起引漳水溉田鄴民歌之曰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舃鹵兮生稻粱又曰秦中大夫白公復為秦穿涇水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也　濟曰舃鹵薄地也若使此地可致膏腴恐則時無史起白公為渠引水溉之也

興廢之術矣陳厥謀善曰尚書序曰咎繇矢厥謨孔安國曰矢陳也　向曰矢直也言易田引渠之術可廢興者直陳其謀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善曰周易曰君子以議獄緩死　良曰大易易也易云君子以議獄緩死議其輕重之情以緩赦刑人命深重也規則也

敬法卹刑虞書茂典善同向注　向曰虞書舜典也舜典云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欽敬卹憂茂盛也敬法憂刑恐其不中此為盛典

自泯俗澆弛式氏法令滋彰善曰莊子曰唐虞始為天下澆醇散朴許慎淮南子注曰澆薄也澆與澡同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也銑曰泯民也弛廢也言民俗澆薄廢本逐末也滋多也胏石少不寃之民善作人棘林多夜哭之鬼善曰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漢書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寃周禮曰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楚辭曰荆棘聚而成林尚書璇璣鈐曰鬼哭山鳴鄭玄曰鬼哭誅無辜也山鳴聽不聰之異也王隱晉書司直劉隗奏曰懷情抱恨雖沒不亡故有殞霜之應夜哭之鬼　翰曰周禮大司寇以胏石達窮民之寃胏石赤石也致之於闕有寃訟者立於傍主司收之春秋元命苞云樹棘槐聽訟於其下鬼哭謂誅無辜也言寃人且多復有無辜者朕所以明發動容昃食興慮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尚書曰文王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　濟曰明發謂夜待明也昃食晚食也言見此刑法未中早起晚食動容皃興思慮言憂也**傷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善曰鹽鐵論曰秦法繁於秋荼網密於凝脂左氏傳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也杜預曰夏日可畏冬日可愛　銑曰荼草也其葉繁密謂刑法酷暴亦如之又如夏日赫然威嚴可畏也網刑也言如張網者也**永念畫冠緬追刑厝**善曰墨子曰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賈逵國語注曰緬思皃也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　良曰堯畫其衣冠使異於常人之飾有犯罪者使服之人皆不犯故永念之周成王康王刑厝不用厝置也故遠追之緬遠也**徒以百鍰**環**輕科反行季葉四支重罰爰創前古**善曰尚書呂刑曰穆王訓夏贖刑墨

碎疑赦其罰百鍰孔安國曰六兩曰鍰鍰黄鐵也張孟陽七哀詩曰季葉喪亂起呂氏春秋曰越王句踐曰孤雖首足異處四支布裂周禮曰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也　向曰徒但也百鍰金刑以金贖罪者周穆王有此刑科季葉則穆王時四支謂墨劓宫割也爰於創始也前古謂周也

訪游禽於絶澗作霸秦基

善曰韓子曰董閼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深澗峭如廧深百仞問其左右人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嬰兒盲聾狂勃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閼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無赦也猶入澗之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為不治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　翰曰董安于曰此不入者良由深峻也我若明為峻法天下寧有敢犯者遂作峻法韓非商鞅皆用此

治秦乃 歌雞鳴於闕下稱仁漢牘 善曰班固歌詩曰三五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復生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激揚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誠百男何憤憤不如一緹縈列女傳曰緹縈歌雞鳴晨風之詩然雞鳴齊詩美夫人早起而視朝晨風秦詩言未見君而心憂也 銑曰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淳于公少女緹縈詣闕歌雞鳴之詩上書曰妾父為吏皆稱清平今坐法當刑妾傷死者不可復生雖欲改過自新亦無由也妾願入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文帝憐悲其意遂赦之令天下除肉刑故稱漢文帝為仁列於史牘

二途如與即用兼通昌言所安朕將親覽 善曰輕重二途似如差與就其用也彼此兼通言俱濟時尚書曰禹拜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漢書問董仲舒曰靡有所隱朕

將親覽焉　濟曰二途謂一用峻法一用寬法如有所
乖巽不能必行則寬猛兼而用之明所安者何也昌明
也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　善曰周易曰何以守位曰仁
何以聚人曰財尚書曰八政
一曰食二曰貨也　良曰財者人之所資故利之而聚
書云一曰政二曰貨次於政下故曰次貨者通萬物之
名　泉流表其不匱懋遷通其有無　善作亡　善曰漢書
曰貨流於泉布於布
如淳曰流行如泉也尚書帝曰貿遷有無化居　向曰
表比匱乏也財貨比之泉流使其不乏懋勉也謂遷有
貨至於無貨之處以　既龜貝積寢緡　旲　纏　舉　專用　善曰
遂其利皆勉力為之　兩　漢書
曰王莽居攝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寢猶息也漢書
曰武帝初筭緡錢李斐曰緡絲以貫錢也管子曰凶歲

糴釜千繼孟康漢書注曰繼錢貫也翰曰古者貨用貝寶用龜比今之用錢以緡繼貫穿之積寢謂積世寢廢也緡纏皆繩也世代兹多銷漏參三倍善曰言錢之銷磨缺漏或復參分或至一倍也良曰謂用錢年代多則銷磨缺漏減薄三倍也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滀歲之貲善曰周書夏歲曰小人無兼年之食妻子非其妻子也班固漢書文帝贊曰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家產也左氏傳晉滀饑字書曰滀仍也銑曰下貧謂貧人不濟者兼辰謂兩日也中產謂中平之生者滀歲謂再歲也貲猶用也惟瘼莫卹隱無捨矜歎善曰毛萇詩傳曰瘼病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向曰惟思卹憂也言此貧人不濟者思而病之憂隱於心不捨哀矜嗟歎之至也上帝溥臨賜朕休寶善寶下有命字邛巨恭斜

之谷開而出銅 善曰漢書曰上帝溥臨不異下防也齊春秋曰永明八年蜀郡太守劉悛啓上曰南廣郡界蒙山有銅坑掘則得銅其利無極上疑之也 濟曰言上天廣臨下民賜我美寶山中開而出銅也帝天溥廣朕我休美也邛斜蜀中山名 且有後命事茲鎔範 善曰左氏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將拜孔曰且有後命也無下拜漢書曰釋其耒耨冶鎔炊炭應劭曰鎔錢模也禮記孔子曰然后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也 翰曰謂此銅後將命工人事此銷法而用之為錢以利於民鎔銷範法也 充都內之金紹圓府之職 善曰桓子新論曰漢宣以來百姓賦錢一歲餘二十萬藏於都內 良曰金錢也紹繼也太公為周立九府圓法圓法錢也今將繼太公之職事 但赤仄深巧學之患榆莢難輕重之權 善曰言今欲為錢若赤仄則姦巧學鑄深為可患榆

英則輕重兼用難可準平漢書曰民多姦錢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漢書曰漢興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國語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量貲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幣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曰重謂母輕謂子權平也若物直千二而母當一千則子二百平之也應劭曰權具輕重也　向曰言今欲鑄錢赤仄榆莢輕重難為權宜也

開塞所宜悉心以對　善曰淮南子曰通乎動靜之機明乎開塞之節開塞猶取捨也尹文子曰書開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詩緯曰君子悉心研慮推變見事也　銑曰開用塞除悉盡也錢之輕重用者除者盡心以對之

又問治歷明時昭遷革之運　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毛詩曰去啟之惡就

周之德周易曰湯武革命也翰曰理其歷數以明其時則知帝王遷變改易之運

改憲勅法審刑德之原

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永平詔曰春秋保乾圖云三百年升歷改憲史官用太初鄧公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謬錯璇璣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歷以為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迕用望平和隨時之義益以遠矣今改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宗均保乾圖注曰三陽而陽備備則宜改憲憲法也易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淮南子曰冬至為德夏至為刑　濟曰帝王之興改其法度者當法其刑德之本而行之

分命顯於唐官文條炳於鄒說

善曰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又曰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鄒說未詳　良曰唐官堯之官炳明也鄒說謂鄒衍說天五勝歷數之事

及嵎愚夷廢

職昧谷虧方善曰言司歷之官廢也嵎夷昧谷見上向良曰嵎夷日出處也廢職謂夏羲和湎淫廢時亂日也昧谷日入處虧方謂失其方位漢秉素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善曰言五德之次亡也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前有大蛇當路高祖乃前拔劒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魏志曰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太祖破袁紹天下莫敵也　向曰漢高祖斬白蛇高祖常執此以自負故云秉素祇也秉執祇神徵應也魏氏將興乃有黃星見於楚宋間驗亦應也紛諍空軫疑論無歸善曰方言曰軫戾謂相乖戾也　銑曰謂律歷五行日月之理紛諍其事者甚多而疑論竟無所指歸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善曰

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曹植魏德頌曰武創洪基克光厥德尚書序曰恢弘至道也　翰曰纂繼洪大弘亦大也至道謂妙道也

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

善曰尚書曰休徵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謂之玉燭也　濟曰言令日月光輝美而相應風雨四時和順也

克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於子大夫何如哉

善曰尚書曰克明峻德　良曰克能旨美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言令欲使如堯能明峻德之美不遠而羲和敬順天時復還於理何哉言可致此道乎子大夫秀才也

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

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臣前所上對辭不別白指不分明　濟曰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驪黑馬也建寅月為正則今正月也殷人尚白戎事乘翰翰白馬也建丑月為正今十

二月也言夏殷黑白改色寅丑殊建其何爲可分别明白書之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問秀才朕秉籙御天握樞臨極善曰尚書璇璣鈐曰河圖命紀也圖天地帝王終始存亡之期錄代之矩籙與錄同也周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易通卦驗曰遂皇氏始出握機矩鄭玄曰遂皇遂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星天樞論語素王受命讖曰王者受命布政易俗以御八極翰曰秉執也籙符也天子受命執之以御制天下也樞北斗第一星握此以臨八極者以取萬物所仰而知時之不失也四五辰空撫九序未歌善曰尚書咎繇曰撫于五辰庶績其

凝孔安國曰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衆功皆成也又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　向曰五辰五行之時也撫順也九序謂六府三事也六府謂水火金木土穀三事謂正德利用厚生也令未歌者謂其未治　**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　善曰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義上觀於賢也漢書曰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　銑曰明臺明堂也天子布政之宮宣室謂漢名賢良之處殿名也　**若墜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恒軫**　善曰尚書曰民墜塗炭孔安國曰若陷泥墜火左氏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人如傷許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　良曰令惻愴哀念每勤勞而軫痛也　**故恤貧緩賦省徭慎獄**　善曰應劭曰繇者役也　向曰憂貧人寬賦稅省繇役慎刑獄　**幸四**

境無虞三秋式稔善曰尚書曰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秋有三月故曰三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秋也廣雅曰年稔秋穀熟也　濟曰四境無度備之事謂不起甲兵三秋之稼用有豐稔也虞度也而多黍多稌杜不興兩穗之謡無褐無衣必盈七月之歎善曰毛詩曰豐年多黍多稌東觀漢紀曰張堪字君游為漁陽太守勸民耕種以致殷富有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翰曰稌稻穀也豳七月詩云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言令必多此歎者盈多也豈布政未優將罷五臣作疲民難業善曰毛詩曰數政優優百祿是遒周禮曰以園土教罷民　銑曰問豈由布政治之未優洽將為疲弊之民難成產業也登爾於朝是屬宏議罔弗同心以匡厥辟善曰漢書

詔策罷錯曰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難蜀文曰將崇論宏議也　良曰爾汝宏大罔無匡正厥其辟君也言登汝於朝是屬望大議以安治天下無不同心正其君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善曰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　向曰惟辟也建立也典常也言王者立國常命賢良居其官秩上叶星象下符川嶽善曰春秋漢含孳曰故三公象五岳九卿法河海三公在天法三台九卿法北斗　濟曰叶合符同也上合星象者三台星主三公位也下同川嶽九卿法河海三公又象五岳也必待天爵具脩人紀咸事然後沿才授職五臣作位揆務分司善曰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漢書詔策公孫弘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

公孫弘對曰天地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爾雅曰揆度也翰曰仁義忠信禮樂曰天爵人有此六者具脩則為人綱紀皆可從於王事然後因才以授其位度事以分其司主也是以

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 善曰左氏傳郯子謂昭子曰少皥摯之立鳳鳥適至故紀於鳥鳥師而鳥名五雉為五工正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曰朱宣少昊氏鄭玄孝經注曰忒差也 向曰少昊之立有鳳皇至故以鳥名官以鳳皇為歷正玄鳥司分伯趙司至青鳥司開丹鳥司閉此五正也朱宣則少昊之號也忒差也言下人皆不差失

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 善曰漢書劉向上䟽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劭尚書禹作司空棄作后稷契作司徒咎繇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龍作納言凡九官皇甫謐帝王世紀曰舜始即真改正朔以

土丞火色尚黄尚書中候所謂建黄授正改朔尚書咎繇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凝成也良曰工官也黄帝將興有瑞雲故以雲為官名有五又有同德者四人以五合四為九官也黄序則黄帝也庶衆績功凝成也

周官三百漢位兼倍善曰禮記曰有虞氏之官五十夏后官百殷官二百周官三百漢書曰秦立百官漢因循不革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二百八十五人今云兼倍略言之耳銑曰周建官號有三百也漢位兼而倍之歷茲以降游惰五臣作情寔繁善曰孔叢子趙王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禮記曰垂緌五寸游惰之士鄭玄曰惰游罷人也尚書曰寔繁有徒齊曰歷從茲此降下也謂從漢至齊游散之官怠惰之職者實繁多也若閒冗畢五臣作畢棄則橫去聲議無已善曰荀悅申鑒曰正貪祿省閒冗與時消息昭惠恤下文頼漢書注曰冗散也孟子曰聖王不作諸侯放

逖處士橫議翰曰冗散之官言若閒散之官盡為棄廢則怨嗟橫議無已**晃勞不澄則坐談彌積**善曰魏志郭嘉說太祖曰劉表坐談客耳向曰晃勞官之服飾也若官不事澄清之道則坐為談識者益復多積也彌益也**何則可脩善詳其對**善曰家語孔子曰欲善則詳王肅曰欲善其事當詳慎之毛萇詩傳曰詳審也銑曰則法言用捨二途何法可脩而行之善為詳審以對我也**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善曰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邵公主之表煥與曹植書曰邵公與周公俱受分陝之任漢書曰孝宣躬親萬機勵精為治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濟曰賢牧分陝謂邵公也**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為績**善曰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鄭玄曰武城魯之下邑尚書曰章善癉惡樹之風聲一鄉謂桐鄉也

漢書曰朱邑爲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及死子葬之桐鄉入爲邑起冢立祠　良曰言雖小邑必樹其風化也五州爲鄉萬二千五百家也績功也至有旦撫鳴琴日置醇酒善曰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爲相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醉而復去終莫得開說　翰同善注文而無害嚴而不殘故能出人於阽鹽危之域躋五臣作濟俗於仁壽之地善曰漢書曰蕭何以文毋害爲沛主吏掾音義曰文無所枉害也漢書曰雋不疑爲吏嚴而不殘也漢書賈誼上書曰安有天下阽危者若是臣瓚曰臨危曰阽或曰阽屋檐也漢書王吉上疏曰陛下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也　良曰賢吏雖守文法不害於人也雖

嚴肅而不殘暴於下故能濟出臨危之人俗為
仁義故使人登壽考也阽臨也域亦猶地也是以賈
誼言天五臣無天下之有惡吏之罪也善曰賈子曰吏能為
善則人必能為善也
故人之不善也吏之罪也銑曰吏之仁賢
黎民不犯吏之不肖則民有惡則吏之罪也頃深汰太
珪符妙簡銅墨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詔書沙汰刺史二
千石以賈琮為冀州刺史說文曰汰簡
也汰達益切周禮曰上公之禮執桓珪諸侯之禮執信
珪諸伯執躬珪漢書曰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
符潘安仁夏侯湛誄曰妙簡邦良爾雅曰簡擇也漢書
曰縣令長皆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也濟
曰頃猶向永也汰謂沙汰
珪符謂刺史銅墨謂縣令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善曰
范曄
後漢書曰宋均遷九江太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
江東界者輒東西散去良曰東觀漢記魯恭為中牟

令是時郡國螟傷苗稼而獨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觀之親與恭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曰雉方育子也親乃曰所以來者察君之迹爾蟲不犯境一異化及鳥獸二異童子有仁心三異也言今雖沙汰刺史妙簡縣令而春雉且未馴秋螟復不散也馴行也螟蟲所以食苗者

入在朕前湊其智略出連城守闕爾無聞

善同銑注銑曰漢吾丘壽王為東郡守有詔賜壽王書曰子在朕前之時智略輻湊及十餘城之守職事並廢甚不稱在前時何也言今所選刺史縣令亦如此

豈薪楨由之道未弘為網羅之目尚簡

善曰毛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毛萇曰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衆國家得用蕃興也曹子建書曰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吾王設天網以該之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畧也　翰曰楨積弘大簡畧

也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爲一目之羅無可得鳥言求賢不廣何由得賢者也目網孔也言今之求吏未得賢者豈薪積之未久爲復網羅之目尚略悉意正辭無侵執事善曰漢書詔策鼂錯曰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音義或曰毋爲有司枉撓　向曰悉盡也無侵執事謂無恐侵誤執事之臣不盡意正辭以對

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述於禮大賢彊國罔圖惟舊善曰史記商君說秦孝公曰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彊民不修其禮也　銑曰上智之人且利於民而不述於禮大賢之人彊於國無謀於舊法皆取權宜以爲制度但利民彊國而已豈非療飢不期於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善曰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鄭玄曰泌水洋洋

然饑者見之可飲以療饑𤻲音義與療同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列鼎而食抱朴子曰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也　濟曰權宜應時之理豈非饑者不擇飡拯濟沉溺者豈待為規矩之行步貴救之而已

是以三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烈

善曰淮南子曰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左氏傳賓媚人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預曰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戰國策趙王謂趙文曰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俗而政　良曰三王謂夏殷周也五霸晉文齊桓秦繆楚莊宋襄異道謂異其政道殊風謂殊其風化霸長烈盛也

今農戰不脩文儒是競

善曰商君書曰國待農戰而安君待農戰而尊論衡曰上書白記者文儒也夫文儒之力過儒生況文史也　翰曰脩理也今田農及兵戰之事並不理文儒之人皆相馳競

棄本徇末厥弊

滋多善曰漢書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而人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向曰徇求厥其也昔宋臣以禮樂為殘賊漢主比文章於鄭衛善曰宋臣墨翟也孫卿子曰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墨子非之幾過刑也墨子賤禮樂而貴勇力貪則為盜富則為賊治世反是漢書曰宣帝數從王褒等所幸宮觀輒為歌頌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嘉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也濟同善注豈欲非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善曰孝經曰非聖人者無法論語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銑曰賤禮樂文章豈欲非先聖之道而以為無法乎以窮道而權時之宜既猶窮也今欲專士女於耕桑習

鄉閭以弓騎善曰孝經鉤命決曰耕桑得利究年受福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習騎射也良曰今欲專男士為耕女士為桑以資衣食鄉閭之間習於弓射以備戰也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善曰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宮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五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又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右民也翰曰五都謂臨淄宛洛邯鄲成都也于時此五都人叛故欲先其道奚農戰後庠序待民富歸文學之道庠序亦學

若爾無面從善曰尚書曰予違汝弼女無面從也向曰奚何若如爾汝也面謂對面順從而退有異言

又問自晉氏不綱闕河蕩析善曰班固漢書述曰秦人不綱網漏于楚王隱晉書

曰石季龍死朝廷欲遂蕩平關河尚書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也　翰曰不綱謂失其紀綱也關河州郡為羣賊分析以僭稱之

宋人失馭淮汴崩離　善曰荅賓戲曰王塗蕪穢因失其御應劭漢書注曰汴水在滎陽西南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濟曰宋人宋帝也失馭謂亂也淮汴分崩人離散也　淮汴二水名

朕思念　善作命字

舊民永言攸濟　善曰毛詩曰永言孝思尚書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銑曰舊民謂晉宋經離亂之民永言思其所濟也攸所也

故選將開邊勞去來去安集　善曰漢書嚴尤上疏曰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班固曰武帝廣開三邊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　良曰選軍將開邊境慰勞百姓之勤苦賜來其復居者使安散者使集

加以納款通和布德脩禮　善曰納其款關之誠

而通其和好之禮漢書曰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遣名王奉獻始和親呂氏春秋曰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孫卿子曰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禮故脩禮者王為政者彊也　向曰戎狄納言款誠通其和親而我則布德以悅之脩禮以制之歌皇華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善曰周禮曰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懷賓客也　翰曰詩云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皇華美也言奉君命為美也左傳曰季武子如晉晉侯饗之范宣子賦黍苗武子再拜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也言今有外蕃懷德來賓亦仰我如膏雨所以闕洛動南望之懷獯勲夷遽北歸之念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遽競也　濟曰闕秦也洛洛陽南望謂亂已平齊都江南故云南望獯夷北狄也言其處北有歸化於國家之念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善曰漢書上曰單于待命加慢今欲攻之如何

王愜曰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孽之單于可禽淮南子曰使葉落者風搖之也戰國策魏謂春申君曰日者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有鴻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下之王曰射爾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其飛徐者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而高飛故創怯今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秦之將　銑曰危葉謂秋木之葉落霜而畏風鳥之驚擾聞弦乃落此喻北齊後魏也

無待干戈聊用辭辯 良曰言其易為誅伐蓋用辭辯亦可定之 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 善曰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尚書有十二州宋得其五云五州顏延之待遊曲阿詩云春方動宸駕望幸傾五州　向曰三輔後魏所都五州北齊所據片言之辯說可求而定之豫青徐兗冀州曰五州 斯路何階人

詎或可進謀誦志以沃朕心善曰爾雅曰階因也言進嘉謀當謂誦汝志以沃帝心也周禮曰撣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鄭玄曰以王之志與政事論說諸侯撣音探廣雅曰誦言也然彼言王志與此微殊不以文害意也尚書曰啓乃心沃朕心翰曰斯路詞辯之路何階言斯路以及之誰人或堪為此事誦述也沃猶洗也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善曰何之元梁典曰天監武帝年號也

任彥升銑曰天監梁帝年號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善曰商喻齊也史記樂毅書曰輕卒銳兵長驅至國漢書朱買臣曰發兵浮海直指泉山尚書曰武王朝至于商郊也　濟曰樊鄧地名商郊紂都也而齊東

昬侯無道比之於紂因藉時來乘此歷運善曰魏志劉廙上疏曰臣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也　向曰謂東昬無道武帝伐之而齊禪位於帝故曰時來而乘此歷數運會也當扆永念猶懷慙德善曰禮記曰天子當扆而立尚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　向曰扆天子屏風也慙德謂謙無德而為人君也何者百王之敝齊季斯甚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敝季謂末年　翰曰百王謂古來之王也衣冠禮樂埽地無餘善曰衣冠制度禮樂軌儀皆見廢棄故無餘也班固漢書贊曰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埽地盡矣　濟曰言如埽地而淨一無餘者彫斲善作斲雕刓方經綸草昧善曰漢書曰漢興破觚而為圜斲琱而為樸蘇林漢書注曰刓角之刓與刓剸同周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鄭玄曰造成也草草

創昧昧爽也　銑曰彫斵刓方飾圓方也經營綸理也草昧謂造物之始如於冥昧也言欲營理造禮樂也

採三王之禮冠履粗分因六代之樂宮判始辨善曰周禮曰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　向曰三王夏殷周也粗略也六代黄帝及堯舜三王也宮天子之懸樂判卿大夫也言上下禮樂畧有分辨

而百度草創倉廪未實善曰尚書曰百度唯貞論語曰裨諶草創之管子曰倉廪實知禮節　良曰百度法制也草創造始也言法制造始倉廪無儲

若終畆不稅則國用靡資善曰國語曰王耕三推之庶人終于畆禮記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毛萇詩傳曰資財也　翰曰若不稅賦百姓則國家所用無資也靡無也

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善曰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仁也惻隱者仁

之端銑曰惻隱內憂於心每時入芻槀歲課田租善曰漢舊儀曰民田租芻槀以給經用也尚書曰百里納藁芻槀草也以供廄馬之食課斂也濟曰愀子小然疚救懷如憐赤子善曰禮記曰哀公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月賦曰悄焉疚懷尚書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也向曰愀然憂色變也疚病也言憂如病在懷也赤子嬰兒言憐下民如此令欲使朕無滿堂之念民有家給之饒善曰說苑曰古人於天下也譬一堂之上今有滿堂飲酒有一人獨索然向隅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也鄧析子曰聖人逍遥一世之間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也濟曰一人向隅則滿堂不樂言今下民未安欲令其安使我無不樂之念人皆有資給之足可得乎饒足也漸登九年之蓄稍去關市之賦善曰禮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周禮

曰以九賦斂財賄七曰關市之賦鄭玄曰賦謂口出泉關市謂占會百物也　銑曰九年耕有三年之蓄以少至多故云漸登蓄積也古者稅關市謂出入由關市之門者稅錢今將去之可乎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善曰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體人事直言也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翰曰三道謂國體人事直言也利用賓王謂才可以利於時用為帝王之賓客斯理何從佇聞良說善曰顏延之策秀才文曰廢興之要敬俟良說　良曰此理何從謂少賦稅求國家足用百姓具足此理何從而致佇立待也良善也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善曰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為諸生禮記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而有志焉　向曰諸生謂諸書生少時有志於學也閉戶自

精開卷獨得善曰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入學閉戶牖精力過人太學謂曰閉戶生入市市人相語閉戶生來不忍欺也陶潛誡子書曰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濟曰精專於學開書卷而獨得其趣九流七略頗嘗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善曰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横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又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畧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廣雅曰頗少也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論語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翰曰百家謂諸子凡有一百八十九家言百舉其大數庶近也牆面謂面向牆而無所見者言我好學近非此流也雖一日萬幾早朝

晏罷聽覽之暇三餘靡失善曰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墨子曰早朝夜罷斷獄治政也上林賦曰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魏略曰董遇字季直善左氏傳從學者云若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向曰靡無也上之化下草偃風從惟此虛寡弗能動俗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蔡邕姜肱碑曰至德動俗邑中化之　銑曰言上之化下如草之偃卧必從於風而我好學虛寡弗能得動於時俗惟此帝自謂也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善曰韓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告管仲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自誠勿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臭公曰諾於是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有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　良同善注長纓鄙好且變

鄒俗善曰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對曰君好服之百姓亦多服是故貴鄒君因先斷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也翰曰鄒君好服長纓國人皆好長纓纓君甚患之因自斷之而國中皆亦不服也雖德慙往賢業優前事向曰言上之化下有如此者以德薄於任賢而帝業則優於前事意欲儒學化下也且夫搢紳道行祿利然也善曰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班固漢書贊曰大師衆至千餘人益祿利之路然也濟曰搢紳官服也言此道之所行者益以祿利之使然也朕傾五臣作仰心駿骨非懼真龍善曰新序曰郭隗謂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金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人請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好馬矣於是不能朞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願致士請從隗始

隗且見事況賢者也莊子曰子張見魯哀公哀公不禮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室屋彫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退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之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 銑同善注

輜緇軿蒲丁青紫如拾地芥 善曰范瞱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輜軿紫轂填接衢陌說文曰軿車前衣車後為輜漢書曰夏侯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爾言好學明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似車載之多也取之易也如拾地草 良曰輜軿車也青紫貴位之服也芥草也言好學明於經術以取貴位之服如似車載之多也取之易如拾地草也

而惰游廢業十室而九 善曰禮記曰垂緌五寸惰游之士鄭玄曰惰游罷人也抱朴子曰秦降及季秋天下欲反十室而九也 翰曰言學

者懶惰游謂游戲以廢道業者十家有九**鳴鳥蔑聞子衿不作**善曰言古者政教不及於道者故天下太平而鳳皇至學校廢則作子衿以刺之而人感思學令則不然言不如古也尚書周公曰政罔勗弗及者造德弗降我則鳴鳥不聞毛萇詩傳曰蔑如也詩序曰子衿刺學校廢也兩都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　濟曰周書云政罔勗不及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此欲收教不自勗勉之人不及道義者化之恐不降意為之則功不成也且天子聖明而功業成則鳳皇見不然則鳳鳥不至今人不自勗勉為學故鳴鳥無聞鳴鳥鳳也蔑無也**弘獎之路斯既然矣**善曰小雅曰獎勸也向曰弘大獎勸斯此也既然猶則如此**猶其寂寞應有良規**善曰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言思聞良規銑曰秀才猶如寂寞之中必有良善之規摹使致善道而來見於目也道生寂寞故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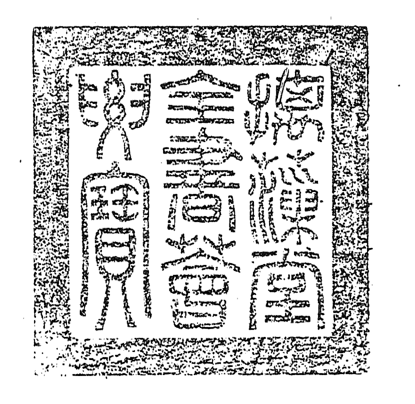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善曰鄧析子曰堯置欲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此聖人也　良曰立鼓於朝有若諫君擊之設謗木於闕有誹謗使人擊之武帝立之已三年比雖輻湊闕下多非政要日伏青蒲五臣作規罕能切直善曰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於轂也范曄後漢書曰詔問蔡邕宜披露得失指陳政要也漢書曰史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桓子新論曰切直忠正則汲闇之敢諫諍也　翰曰言諫人多非政要日伏於庭希能切直青蒲天子內庭也以青色規之而諫者伏其上將齊季多諱風流遂往善曰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淮南子曰晚世風流終敗禮義廢上林賦曰遂往而不反矣　向曰將謂齊末法人多所忌諱此風流而遂去乎將謂朕空然慕古

虛受弗弘善曰漢書王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周易曰君子以虛受人向曰將謂我空有慕古之志而虛心受物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五臣作人上善曰不大乎此疑問之辭左氏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方言介特也漢宣帝詔曰朕承洪業託于士民之上也翰曰寓國介獨也何嘗以一言失旨轉徙朔方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蔡邕上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程璜遂使人飛章言邕於是下邕洛陽獄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詔不得以赦令除也濟曰徙遷也睚五懈眦仕懈有違論輸左校善曰漢書曰原涉好眦睚於塵中論輸謂論其罪而輸作也漢書陳萬年傳曰論輸府下范曄後漢書曰李膺為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贓罪狼藉膺表欲罰其罪元羣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校漢書曰將作

少府有左流令丞也　翰曰睚眦不使直臣杜口忠讜
和兒輸役也言從役於左隊之中
路絶五臣作絶路　善曰漢書曰鄧公謂景帝曰內杜
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怨聲類曰讜善言也　銑
曰杜塞也　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周善曰韓詩曰將恐
讜正也　將懼薛君曰將辭
也檀道鸞晉陽秋謝安為桓温司馬不存小察盡弘長
之風也　向曰言我雖不嘗有讒邪所為而直臣忠正
絶路恐大長之悉意五臣以陳極言無隱善曰漢書曰
道有所不周　作心　哀帝使傅喜
問李尋曰極言無有所諱周書曰愼問其故無
隱乃情　良曰悉盡也言盡以心陳無有所隱



文選卷三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李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選卷三十七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文選卷三十七

梁　昭　明　太　子　蕭　統　編

唐李善吕延濟劉良張銑吕向李周翰註

表上

善曰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天下改為表總有四品一曰章謝恩曰章二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駁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䟽魏已前天子

亦得上疏

薦禰衡表

孔文舉　善曰范曄後漢書云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操既積嫌忌奏誅之下獄棄市　翰同善注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善曰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　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曰俾使乂治　銑曰洪大也堯遭大水橫流天下思使治者而衆官舉禹治之而定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善曰尚書曰旁求天下孔安國曰旁非一方也　向曰招引也言於四方招引賢能俊異之人　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熈

載羣士嚮臻善曰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漢書注曰統緒也班固漢書紀述曰世宗曅曅思弘祖業尚書云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疇咨熙載髦俊並作如響臻應而至也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響之應聲也濟曰統理弘大疇誰咨嗟熙廣臻至也言武帝繼理大業亦咨嗟求賢廣名能事者故其衆士嚮應而至者也陛下叡五臣作睿聖纂承基緒善曰陛下謂獻帝也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良曰睿亦聖也緒業也言以聖德承繼大業遭遇厄運勞謙日仄善曰說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遑暇食翰曰厄困也董卓破洛陽遷帝長安也日仄日晚也言勤勞謙恭日晚不食以求賢也惟岳善作維嶽降神異人並五臣作間出善曰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銑注同此言山岳降靈間生異人

謂禰衡也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力角切　善曰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西都賔曰卓躒諸夏卓躒絶異也　向曰處士不從官者也淑善亮明英美也言善質正美明才高絶於人初涉藝文升堂覩奥善曰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奥　濟曰涉歴也藝文謂道藝文章也奥深也升堂覩奥言初學則見道藝之深目所一見輙誦於口耳所暫五臣作蹔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善曰淮南子曰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　良曰稟性淳和與天道合思謀深遠有若神明也弘羊潛計安世黙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善曰漢書曰桑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少孺為郎上行

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復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能擢爲尚書令翰注同潛深默闇也言此二人雖聰俊比之於衡彼不足怪

忠果正直志懷霜雪

見善若驚疾惡若讎善曰國語楚藍尹亹謂子西曰夫闔閭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潔中正疾惡若讎銑曰果敢斷決也霜雪言潔白而肅物也言執性決斷懷其潔白見善可慕者驚之若不及聞爲惡不忠者憎之如仇讐也

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不肖君也文侯不悅次及翟璜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悅文子曰儆世賤物士之抗行也廣雅曰抗舉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廣雅曰厲高也向曰殆幾

也言此二人之直幾不過於衘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善曰史記趙簡子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衘立朝必有可觀善曰論語子曰赤也束帶立于朝可使與賔客言又曰必有可觀者焉漢書成帝詔曰舉博士位卓然可觀良曰言立衘於朝忠正廉能有可觀矚飛辯騁辭溢氣坌蒲悶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善曰坌涌皃也七略曰觧紛釋結反之於平安翰曰坌塵也涌起觧判結屈也言辯論之辭溢滿之氣如坌氣也至於判疑觧屈臨於所敵必綽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善曰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匃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說文曰詭責也自責必係單于也漢書曰況自詭滅賊銑曰屬國典夷狄官詭奇也賈誼屬國之官請設奇計以係單于之頸單于匃奴號終軍欲以長纓

牽致勁越善曰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組綦小者為冠纓　向注同勁彊也弱冠慷慨前代五臣作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衛宜與為比善曰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賈誼終軍皆年十八故曰弱冠典略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高才與京兆嚴象拜尚書郎象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也濟曰慷慨壯節也美之謂美賈誼終軍之壯氣也路粹嚴象漢末時人皆以高才擢拜尚書郎言衛之才可與比數子為比用者也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善曰李陵詩曰策名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毛詩曰倬彼雲漢　良曰天衢雲漢以喻省閣也龍躍振翼喻任用得施其才也

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貽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善曰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也尸子曰虹蜺為析翳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尚書曰賔于四門四門穆穆　翰曰揚聲垂光言光儀高也貽明增益也四門四方之門也穆穆美也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善曰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夫鈞天廣樂九奏萬儛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尚書曰所寳惟賢則邇人安　銑曰鈞天廣樂天帝樂也奇麗之觀謂有奇麗異聲可觀也帝室皇居謂天子省閣也畜養也非常之寳謂賢人也言衡才有異觀可謂國寳不可多得言少有也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技善作伎者之所貪善曰

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淮南子曰足蹀陽阿之舞向曰激楚陽阿皆曲名言舞此曲妙為容態者主技樂之人所以貪愛也飛兎騕烏褭烏絶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飛兎騕褭古之俊馬也又曰古者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濟曰王良伯樂皆古善御者急謂急於所求臣等區區敢不以聞善曰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廣雅曰區區愛也良曰區區猶勤勤也陛下篤慎取士必須効試乞令銜以褐衣名見善曰漢書劉敬曰臣衣褐衣謁見良曰篤厚慎重也褐衣短衣也言天子厚重取士則必効試願令銜以短衣引見而問之材行庶可觀采也必善無必字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善曰漢書曰上以張湯懷詐面欺翰曰欺誑也面欺謂對面誑天子也

出師表

諸葛孔明 善曰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乃卧龍也將軍豈欲見之乎先主遂詣見之及即帝位拜為丞相後主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䟽　銑同善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五臣作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善曰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歲以秋為功畢故以喻時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　向曰先帝謂備也創制也崩殂死三分吳魏蜀益州蜀也言蜀小兵弱敵大國故云疲敝危傾急迫也言傾迫存亡在今時者也然侍

衛之臣不懈於内忠志之士亡五臣作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善曰遇謂以恩相接也史記豫讓曰以國士遇我　濟曰懈惰也内宮中也志士節士也亡身謂以身許國於邊疆也言此人等皆追先帝顧遇欲申報於陛下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善曰漢書谷永上書曰王法納乎聖聽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德方言曰菲薄也郭璞曰微薄也良曰恢大也菲薄輕脫也誠須開耳目察善道以光先帝之德廣大志士之氣不宜妄為輕脫引喻非義以拒忠言之路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善曰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何休公羊傳注曰否不也　翰曰

宫中禁中也府中大將軍幕府也陟升也臧否善惡也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善作理不宜偏私使内外異法也翰曰姦犯謂姦偽犯科條也昭明也偏私謂執情不均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於宜董允等善曰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與禕俱為侍中又曰董允字休昭後主襲位遷黄門侍郎銑同善注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向曰良善也實不虚浮也純美遺與也言攸之等先帝選拔以與陛下愚以為宫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

漏有所廣益也五臣無也字濟曰咨謀裨益也漏猶缺落也言宮中之事謀郭費等必能益補缺落也將軍向寵善曰蜀志曰向寵襄陽人也建興元年為中部督典宿衛兵遷中領軍性行淑均曉暢軍事善曰廣雅曰暢達也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五臣有以字為督愚以五臣無以字為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良曰向寵蜀將也淑善均平曉明暢達督率也言寵性善平曉達軍事先帝嘗經試用衆臣舉以為率與謀營中之事必能使士卒和美彊弱得其所宜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積善作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

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善同翰注　翰曰頹壞也桓靈漢二帝用閹豎所敗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善曰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諸葛亮出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又曰蔣琬遷參軍統留府事銑曰侍中尚書謂陳震長史參軍謂蔣琬也此二人皆亮所進用出師後恐帝不能用故屬之貞正亮明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善曰說苑唐且謂秦王曰王聞布衣之士怒乎　向曰布衣庶人服也南陽郡名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善曰論語子張曰在邦必聞又孔子曰在邦必達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

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善曰猥猶曲也言已曲蒙先帝自枉屈而來也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縣荊州圖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顧處劉歆七略詩曰結構野草起室廬　向曰畀鄙賤稱猥衆也言先帝自同衆人枉屈其身三度顧眄我於廬舍之中也當代事謂陳匡復之義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也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　濟曰感三顧之重內激於心遂許與先帝經營匡復之事值逢傾覆者曹公敗先主也亮時使吳請周瑜等救之敗曹公奉命危難之間也先帝

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善曰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之以死也良曰寄委托也大事謂社稷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度五臣作渡瀘深入不毛善曰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部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衆征之其秋悉平漢書曰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史記鄭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何休曰墝埆不生五穀曰不毛句求俱切町庭冷切翰曰受命謂顧託之命夙早也早夜憂歎恐不稱所職損先帝聰明也瀘水名中有瘴氣不毛謂不生草木也今南方已定兵甲五臣作甲兵已足當帥將善作獎帥三軍北

定中原善曰小雅曰獎勸也諸侯三軍也中原謂魏也銑曰庶竭駑鈍攘除姦凶善曰廣雅曰駑駘也謂馬遲鈍者也毛萇詩傳曰攘除也良曰竭盡也駑鈍馬亮自比也攘却也姦凶謂曹丕也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良曰備中山王後故云興復漢室也舊都謂雍洛二州兩漢所都相則謀存社稷將則開拓境土而亮兼之故云職分也至於斟酌規五臣作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五臣作彰善本作責攸之禕允等咎以彰其慢善曰蜀志載亮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

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六字於義有闕向曰言事得宜及盡忠節則郭攸之費禕董允堪此任也託委也效功也委我興功如無功則惟我之罪以告先帝若陛下攸之等有罪咎則亦責之以彰其慢使衆知之

亦宜自謀五臣作課以咨諏足俱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毛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毛萇曰訪問於善為咨事為諏論語曰子所雅言南都賦曰奉先帝而追孝也　濟曰察視也言當謀咨政事視納正言深追先帝之意也

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良曰言不勝受恩之重內感於懷今當遠別悲傷失次故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

善曰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曹子建翰曰試用也植以抱器無所施上䟽求自以己為君用也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善曰論語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銑曰言内孝於家外忠於國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善曰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向曰榮親謂爵禄名譽興國謂服叛威遠也無如是者父君所不愛畜也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善曰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君子之所長也尸子曰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禄也濟曰君授臣之官先觀德

優劣量材能以授與之是以能成功自度所能受君爵賞者是盡命之臣畢盡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善曰王符潛夫論曰故明王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也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　良曰謬誤也尸祿謂善惡都不言而食祿也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此詩刺素餐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善曰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恒為王卿士勳在盟府孫卿子曰德厚者進廌節者起也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又曰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　翰曰二

號號仲號叔王季之親俱封於虢而不辭者以有厚德於周也周公旦封於魯召公奭封於燕而不辭讓者亦以有平殷之功也　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敎可謂厚幸矣善曰三世謂文武明也陛下明帝也孝經鉤命決曰明王用孝升平致譽也史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孝經曰德敎加于百姓　銑曰升平太平也潛隱也言已無功而位竊五臣作竊於時陰蒙恩澤可謂幸甚也　竊位東藩爵在上列善曰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漢書中山靖王曰位雖卑也得為東藩　向曰竊偷也謂無德偷居其位植封鄄城王在國東藩　身被輕煖口厭百味善曰孝經援神契曰甘肥適口輕煖遮神墨子曰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為輕且煖崔駰七依曰雍人調膳展選百味　向曰輕

煖謂衣服鮮厚也百味謂調和百種也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向曰華靡絲竹謂伎樂也言得如此者祿厚故也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五臣作人善曰爾雅曰濟益也濟曰言古之爵祿者皆以功勤濟國也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媿五臣從小朱紱善曰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紱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紱綬也濟曰挂懸也詩云惟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己之子不稱其服此譏無德而衣玄冕言我無功德以益國朝而空衣紱冕恐懸此譏是以慙也方今天下一統九

州晏如善曰尚書大傳曰周公一統天下合和四海然
一統謂其統緒也　良曰方今魏朝也統理晏
安也言天下一理九
州之地皆晏然也
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
吳使邊境未得稅五臣作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欲混同
宇內以致大和也善曰廣雅曰稅舍也漢書賈誼曰陛
下高枕垂統無山東之憂法言曰或
問太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也李軌曰天下大和　翰曰
敵國未平故武士不得脫甲冑謀臣不暇安枕席混大
也大和　則
大同也
故啓滅有扈戶而夏功昭成克商奄而周德
著善曰尚書序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史記曰啓遂
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夏也尚書曰武王崩三監及淮
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孔安國曰三監管蔡商也
淮夷徐奄之屬史記曰成王東伐淮夷徐奄也　銑曰

啓夏王名也有扈夏之諸侯不供職貢而啓伐之昭明也成王時淮夷徐奄之君皆叛周公誅滅之著明也言二王皆伐叛誅亂而功德著明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善曰假周之令德以喻魏之先主也臣瓚漢書注曰統總覽也毛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春秋歷序曰成康之隆澧泉涌　向曰言武帝文帝成功也言明帝必能平吳蜀成祖父之業故云繼成王康王之盛也簡良五臣作賢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為國爪牙者可謂當矣善曰爾雅曰簡擇也毛詩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又曰江漢之滸王命邵虎又曰祈父予王之爪牙　濟曰方叔劭虎皆宣王賢臣言明帝授任鎮蕃服爪牙之臣皆如方叔之賢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鈎射

之術或未盡也善曰高鳥淵魚喻吳蜀二王　良曰高鳥喻蜀也淵魚喻吳也繳繒射也鈎釣也射釣未息謂吳蜀尚勞征伐也言我有異術能擒之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也五臣無也字善同翰注　翰曰耿弇光武臣也俟待也弇為張步所攻上聞自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虜盛可閉營休士以待上來弇曰乘輿至臣子當以牛酒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遂出擊之及夜而破光武救始至也故車右伏劒於鳴轂雍門刎首於齊境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善同銑注　銑曰齊成王出獵忽然車之左轂鳴車右請死王曰工人之罪也曰臣見轂鳴不見工人遂伏劒而死雍門儁齊烈士也越伐齊冠至齊境雍門儁請死王曰金鼓未接而死何也對

曰昔車右為先君御車轂鳴而右自殺今越兵冦境甚於轂鳴也安得不死乎遂伏劒而死越軍聞齊有烈士遂退刎剄也慢主謂轂鳴事見說苑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善曰尸子曰禹興利除害為萬民種也向曰寵謂厚其爵祿也殺身謂見危致命以靜暴亂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五臣作纓其王羈致北闕善曰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又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說文曰組綦小者為冠纓也爾雅曰占隱也郭璞曰隱度之齊曰屬國夷狄官名纓繞也單于匈

奴號越南越也言覊繞之使至北闕稱臣於漢此二臣五臣有者字豈好爲夸主而燿五臣作曜世俗哉志善無志字或鬱結欲逞五臣有其字才力輸能於明君也良曰謂賈誼終軍也夸大也此豈好大言於主而曜於俗哉但以志有鬱結欲輸誠於君昔漢武爲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爲善曰漢書文也翰曰霍去病漢將也治修也第宅也固五臣無固字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銑曰捐弃軀身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五臣無伏字以二方未剋爲念善曰戰國策曰秦王告蒙驁曰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卧不便席也銑曰寢卧遑暇也

二方吴蜀未尅言未静也伏見先帝武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善曰左氏傳子朝曰太子壽早夭即世武帝也武臣將也宿兵謂宿素習練之兵耆老者也即向曰先帝謂世死也言將士雖死我有聞前事也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由習戰也善曰史記王翦宿將始皇師之濟曰雖世不乏賢亦由習耳竊不自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善曰文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東觀漢記黄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也魏志曰太和二年遣大將軍曹真擊諸葛亮於街亭司馬彪漢書曰大將軍營伍部校尉一人也濟曰效致也毛髮喻小也所受之恩謂爵禄也不世之詔謂非當

代所測度之詺謂許行之詺也效臣雖刀言小用也西謂蜀也大將軍謂曹真也一校偏師也謙不敢當大將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五臣作舟之任善曰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率諸軍至皖臣瓚漢書注曰統猶總覽也良曰東謂平吳大司馬曹休也統理也偏舟亦偏師也吳水戰故云偏舟必乘危躡五臣作蹈險騁舟奮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五臣作擒權馘亮庶將虜其雄率殲其醜類善曰禮記曰夏后尚黑戎事乘驪鄭玄云馬黑色曰驪漢書伍被曰大將軍當敵勇常為士卒先也鄭玄毛詩箋曰馘所獲之左耳也爾雅曰殲盡也又曰醜衆也翰曰危險謂吳蜀之路驪馬也擒執馘斬首斷耳也虜獲也雄大醜惡也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筆事列朝

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闕猶生之年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捷獲也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漢武帝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傅武仲與荊文姜書曰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銑曰效致也須臾少時也捷勝也愧謂虛食祿之愧言我以剋勝之功滅虛祿之愧名書史筆為朝廷所榮雖身遭吳蜀所分斬亦猶生也如微才不五臣作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善曰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說文曰圈養獸閑也鄭玄周禮注曰牢閑也向曰沒盡忝辱也禽息謂如鳥獸之視息但求食畏人而已無餘志也白首謂老

也言受爵祿無益於時亦何異爲牢圈以養畜也如此非我之本志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衂女六反　善曰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魏志曰休至皖與吳將陸遜戰於石亭敗績衂猶挫折也　濟曰流傳衂縮也東軍謂伐吳之軍失守備也時曹休爲陸遜所敗故云此也輟食弃餐奮袂攘袵撫劒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善曰鄭玄周禮注曰攘却也謂却扱袵也　良曰輟止也奮袂舉袖也攘袵褰襟也撫按也按劒東顧馳吳會思報怨也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善曰七發曰凌赤岸篲扶桑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濤濤至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漢書燉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玄塞長城也北方色黑故曰玄　翰曰先武皇帝謂操也極盡也赤岸謂朱崖郡也玉門西域關名玄

塞謂黑山伏見所以行軍五臣作師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五臣作也故兵者不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善曰孫子曰兵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孫卿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銑曰言已見先帝用兵之要然兵事慎密不可豫前說之言此恐有所問也變謂事異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五臣作徇國家之難善曰司馬遷書曰李陵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也向曰一朝不久也以身從國曰徇言觀史書見古忠義之士皆持不久之命以徇國家之急也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鍾名稱五臣作續垂於竹帛未嘗不拊五臣作撫心而歎息也善曰國語晉悼公曰昔克

路之役秦來圖敗晉攻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韋貽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功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也濟曰層裂謂剞斬也景大也古無紙史書皆竹帛也言見古義士身雖為敵國剞斬而功勳銘於大鍾名記史典則推心歎息思與之同撫推也

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善曰史記曰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襲鄭晉發兵遮秦兵於殽虜秦三將以歸後還秦三將穆公復三人官秩復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殽之役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刼齊桓公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境君其圖之

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曹沬三戰所亡盡復于魯矣　良同善注

絶纓盜馬之臣赦　五臣有而字　楚趙以濟其難　善曰此秦而謂之趙者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餘同翰注　翰曰楚莊王與羣臣夜宴燭滅有引王美人衣美人乃挽絶其纓以告王曰飲人以酒如何責人以禮乃命羣臣皆絶纓然後舉火楚與晉戰有人常力戰斬首以退問之乃昔絶纓者穆公失馬野人取之公自求之見野人方食之公曰食駿馬肉不飲酒恐傷汝徧飲而去後晉人與穆公戰公為晉環之野人率三百餘人畢力疾鬭遂大剋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事而言趙者植之誤也植時遭讒貶為侯故有是引也

臣竊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　善作代　善曰先帝謂文帝也魏志曰任城王彰薨謚曰威　銑曰先帝武帝也威王任成威王彰也去世謂死

臣獨何人以堪長久

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如朝露列女傳梁寡婦曰妾之夫先犬馬填溝壑漢書霍禹曰將軍墳土未乾李宏武功歌曰身非金石名俱滅焉 向曰朝露喻不可久也壑坑言恐巳不久而死填於溝坑無功勲而名易滅也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驥駕車吴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長鳴今僕屈厄日久君獨無意使僕為君長鳴也 濟曰昔騏驥駕鹽車上吴坂適遇伯樂仰而鳴知伯樂識其能也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善曰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兎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兎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兎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而擅其功今齊魏相持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高誘曰韓

國之盧犬古之名狗也然悲號之義未聞也良曰盧
黑也謂黑狗也齊人韓國相狗於市遂有狗號鳴而國
知其是以效之齊楚五臣之路以逞千里之任試之狡
善作秦
兎之捷以驗搏噬之用善曰齊楚言遠也孫卿子曰夫
驥一日而千里也翰曰效致
逞見也狡兎東郭之兎捷疾噬咬
也言狡兎之疾盧狗能搏而咬也今臣志狗馬之微功
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
也善曰楚辭曰長呼吸以於悒王逸曰於悒啼皃也
銑曰惟思也於邑猶歎息也言已有志欲立犬馬之
功自思無知己舉用
是以歎息而自傷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
有賞音而識道也善曰說文曰博局戲也六著十二棊
又曰企舉踵也竦猶立也說文曰抃

拊也　向曰博棊也企竦驚立貌抃擊節者識棊之道知樂之音明已識兵家之要行也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善曰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前自讃於平原君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頴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也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按劒歷堦而上曰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楚王曰唯謹奉社稷以從　濟同善注何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衒玄徧自媒者士女之醜行

也善曰越絶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越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賈進曰衒女不貞衒士不信客歷諸侯度河津無因自致殆不真賢也　良曰𩕄𩕄盛貌衒露也媒達也士自露其能女自達其容皆可醜也于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善曰莊子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　翰曰忌畏也時不可進而求進者必有恥辱故有道者所畏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善曰吕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異息痛疾相救憂思相感生則相驩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　銑曰分形同氣謂與文帝兄弟也憂慼患害也冀以塵露五臣作霧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善曰謝承後漢書楊喬曰猶塵附泰山露集滄海雖無補益款誠至

情猶不敢嘿嘿也淮南子曰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向曰言巳如塵霧之微螢燭之光也山海日月喻國也願效末能增其國也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知必善作必知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廢言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濟曰冒覆也醜謂自媒衒也笑謂笑其所謂也言聖人不以人輕而廢其言也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良曰垂聽謂顧聽自試之意

求通親親表善曰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求存問親戚自致其意也銑曰植以文帝不聽諸王入朝故上表求存問親戚也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善曰禮記子夏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墨子曰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己也故能大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善曰論語文也翰曰大哉歎美之辭則法也夫天德之五臣無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踈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善曰孔安國曰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也又曰既已也百姓百官也言化九族

而平和章明也　銑曰聖人與天地合德故曰天德克能俊深也九族謂玄孫之親也睦親也及周之五臣無之字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毛萇曰刑法也鄭玄云御治也寡妻寡有之妻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又能為政治於家邦也　向曰化謂和穆親族之化寡妻嫡妻也御理也言文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以為此政又能理於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善曰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天子穆穆　濟曰雍和穆美也風人詩人也謂歌其和美也昔周公弔管蔡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蕃五臣作藩屏王室善曰左氏傳富辰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室馬融曰二叔管蔡也　良曰管叔蔡叔周公之弟咸和也言周公以二弟不和故廣

封樹親戚以為王室之藩屏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善曰左氏傳曰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翰曰周之為盟會列其次位皆以同姓居先異姓為後言此以勸親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善曰漢書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粲而不殊如淳曰粲或為散爾雅曰爽差也銑曰骨肉謂兄弟也言雖有差外不至離隔也親親之義寔在敦固善曰禮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向曰親親骨肉之義寔在厚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善曰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濟曰言義士不後君主仁者不弃親戚未有遺此道而行仁義者也伏惟陛下咨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

九親五臣作族　善曰尚書曰放勳欽明毛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漢書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椒聊之實蔓延盈升美其繁興九親猶九族　良曰帝唐堯也欽敬也謂聰明之德翼翼恭敬貌惠恩也皇后稱椒房者美其繁興也羣臣百寮番休遞上善曰列子曰巨鼇迭為三番江偉上便宜曰上下郎吏計作四五番休　翰曰寮官遞迭也言衆臣百官宿衛當番以次休息遞為上下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善曰論語子貢問曰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三略曰良將恕已而治人又曰推惠施恩士力日新　銑曰言我願迭居宿衛則所持政事亦不廢於公朝亦不廢也展舒也私室謂賀喜曰慶問哀曰弔恕已謂以已身度人言如此可謂推

恩惠於親也至於臣者人道絶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善曰左氏傳曰申公巫臣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杜預曰禁固勿仕也錮與固通　向曰言兄弟所親人之常道而今絶其端緒禁固謂不許朝拜也不敢乃望交氣類修人事叙人倫善曰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　向曰氣類僚友也倫道也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絶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善曰蘇子卿詩曰誰為行路人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在南方　濟曰婚媾婚姻也不通謂不得相見也恩紀謂應有恩情相紀録處皆如路人也閡亦隔也言親戚乖隔亦猶是也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

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善曰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大極天也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闚紫闥也　良曰一切猶一槩也春見曰朝秋見曰覲皇極紫闥天子所居也言我一槩被制長無朝覲之望注結心情於天子之居神明知我心也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善曰毛詩國風文　濟曰言此實天子為之也退省五臣作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善曰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孟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　銑曰惟思也戚戚憂思貌具爾謂其憂思於身也沛然喻恩澤也四節謂四時之節得展禮於君也以敘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善曰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　向曰怡怡兄弟和樂貌篤厚也妃妾之

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恵於百司善曰毛詩曰豈無膏沐濟曰膏脂也沐甘漿之屬貴宗謂外戚及諸公也恵恩也恩同百司之官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良曰古人歎謂大哉堯之為君以親九族風雅謂鹿鳴棠棣之詩也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善曰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翰曰拔謂簡賢授事也料度商量也言己之材用不在朝士之後也若得辭遠游戴武弁善曰蔡邕獨斷曰遠遊冠者王侯所服傅子曰侍中冠武弁也銑曰辭辭國遠遊謂出征也武弁武士之冠鮮朱組佩青紱善曰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

朱組綬 蒼頡篇曰紱綬也漢書曰凡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 向曰組紱皆綬也言觧諸侯朱紱佩將軍青綬也

駙馬奉車趣得一號 善曰漢書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與車駙馬說文曰附近也 濟曰駙馬謂都尉也奉車掌御之官 趣疾也言將立功績疾取一勳號也

安宅京室執鞭珥筆 善曰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范曄後漢書岑彭謂朱鮪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 珥筆戴筆也漢書趙卬曰張安世持橐簪筆張晏曰近臣負橐簪筆從也 良曰珥插也插筆謂侍中職

出從華盖入侍輦轂 善曰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胡廣漢官觧詁注曰轂下諭在輦轂之下京兆之中 良曰華蓋輦轂天子車飾也侍謂侍從

承荅聖問拾遺左右 善曰漢書曰議郎掌顧問應對又曰蕭望之劉更生並拾遺左右 良曰荅謂應荅君命拾遺謂拾其遺闕於君之

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誡善曰毛詩序曰鹿鳴宴羣臣嘉賓也又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翰曰鹿鳴詩篇名美君臣喜宴也棠棣詩篇名刺兄弟不睦也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善曰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詩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毛詩蓼莪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銑同善注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善曰漢書曰中山靖王勝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絫欷思者不可為

歎息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妙之聲不知泣涕之橫集翰曰僕隸下士言所對非賢難可與陳説申展故拊心歎息也臣伏以為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善曰列女傳曰杞梁妻者齊杞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屍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王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濟曰犬馬植自喻也言人之誠不能動天若能動天天子應知我也杞梁妻其夫戰死於莒城妻哭之城為之崩鄒衍盡忠於君燕惠王信讒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降霜今我懇誠過於前人不見報應故曰徒虛語尓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

之五臣無之字迴光終五臣作然向之者誠也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能終始哉其鄉之者誠也良曰葵藿草也傾葉於日然日雖不為迴光終是向日之誠心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善曰文子曰與道為際與德為隣不為福始不為禍先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丘濮上人也稱曰計然南遊於越范蠡師事　翰曰三光日月星葵藿但向日比言三光文家連言以屬於君也福始禍先謂諸王皆不上表植獨先表故云然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五臣無何也字　善曰廣雅曰否隔也尚書曰友于兄弟銑曰否隔不通也獨唱謂先陳表也竊不願於聖代五臣作世使有不

蒙施之物五臣再有蒙施之物六字有不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弃予之歎善曰毛詩栢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萇曰諒信也毋也天也尚不信我也又谷風曰將安將樂汝轉弃予向曰慘毒猶憂怨也施惠言物不蒙恩惠則憂怨也濟曰只辭也餘同善注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善曰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良曰伊尹殷賢臣也餘同善注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五臣無者字也翰曰言舜有聖德能盡忠以事於堯豈事君得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善曰尚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

表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尚書曰百姓昭明也　銑曰蔽闇也言我固不如虞舜伊尹然欲其光大被時和之美雍和也緝熙也光明也是臣僂僂婁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善曰尚書傳曰僂僂謹慎也戰國策曰吳入郢樊冒勃蘇潛行十日而薄秦鶴立不轉向曰僂僂敬也鶴立不轉中也企舉踵也佇久也敢冒昧辭也言獨守本國鶴立舉踵以望恩澤也冀陛下儻發天聽而垂神聽也善曰尚書曰天聽明求自試表云伏惟陛下少垂神聽　濟曰自上聽下曰垂聽

讓開府表

羊叔子善曰臧榮緒晉書云羊祜字叔子太山人能屬文為中書郎陳留王立封鉅平

子世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後以祜都督荆州諸軍事又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後以祜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蔿良同善注

臣祜言臣昨出五臣無出字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内每極顯重之地善曰昨出為沐浴而出在外台司三公也為台司故言儀同三司威儀百物使同三司也王隱晉書曰太祖引祜為從事中郎遷領軍事兼内外翰曰台司儀同三司儀式與三公同也重謂爵尊禄厚也常以智力不可彊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中謝善曰裴氏新語曰若薦其君將有所乞請中謝言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銑曰言智少力弱雖被榮寵早夜戰懼者自量不堪

故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善曰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王隱晉書曰祜同產姊配景帝為弘訓太后　向曰言因外戚運會而蒙尊寵非有才德也誠五臣作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善曰猥猶曲也孔融答曹公書曰來書懇切訓誨發中　濟曰猥頓也超然越過之貌中詔謂授儀同三司詔也非次謂不依班次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

先人五臣有之字弊五臣作敝廬豈可得哉善曰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左氏傳曰呂相曰傾覆我社稷莊子曰顏闔守陋閭左氏傳齊侯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　良曰誤謂誤累所授之職傾覆言敗禍也復反也先人敝廬謂祖父舊居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善曰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違顏咫尺　翰曰忤逆也曲從謂受開府也即復若此言禍敗也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善曰晏子春秋越石父謂晏子曰臣聞之士者屈於不知己而申乎知己銑曰古人申於知己屈於不知己大臣之節不可則止善曰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向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雖小人五臣作輕小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

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善曰列子曰子産相鄭三年善者服其化也國語曰越王夫人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也　濟曰緣因也所蒙開府之職斯義謂不可則止之義服化謂服晉化　側席謂虛其正位以待賢也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五臣無於字版築之下有隱才於五臣無於屠釣之間善曰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說築傅巖之野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牆上下板築杵頭鐵沓也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　良曰板築傅說也屠釣太公也言或有如此之人遺才德於卑賤之役而令五臣無令朝議五臣無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

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善曰遺賢不薦而謬處崇班非直身殃抑為朝累今乃朝議用臣不以為非己累朝矣處之又不以為愧已殃身矣此失豈不大哉言甚大也　翰曰雖朝議用我以為得人而我處之不愧儻有如我賢者遺才德於卑賤其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善曰文武謂車騎及開府等宰輔謂儀同三司　銑曰兼文武謂為將軍兼儀同也儀同同於三公故云等宰輔高位也臣所見雖狹據光祿大夫李熹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善曰晉諸公讚曰熹字季和上黨人少有高行為僕射年老遜位拜光祿大夫　向曰秉執亮明也光祿大夫魯芝絜身寡欲和而不同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魯芝字世英扶風人也耽思墳籍為鎮東將軍徵光

祿大夫四子講德論曰潔身修德老子曰少私寡欲光論語曰和而不同　濟曰言代事與和而貞節不同祿大夫李脩莅政弘簡在公正色善曰王隱晉書曰李脩字宣伯遼東人也稍遷至尚書僕射轉光祿大夫孔安國尚書傳曰簡大也尚書正色率下　良曰正色不阿諂也皆服五臣作伏事華髮以禮始終善曰周禮曰大司徒領職曰服事鄭司農曰服謂公家之事也新序閭丘卬曰士之華髮墮領而後用耳翰曰服事謂衣冠以事君也華髮白髮雖歷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翰曰內謂相外謂將不異寒賤言不奢侈而猶未嘗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不足以塞厚望日月喻君淮南子曰人主之居如日月之明

也左傳季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　銑曰此選謂儀同三司也越過三人也塞滿也言已偏蒙此選是不滿天下望也日月喻天子也所以退讓者望益天子之明是以守節不為進

今道路未通五臣作清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也善曰王隱晉書曰太始五年出為都督荊州諸軍事　向曰盜賊通行邊隅未靜留速止前恩謂止儀同也勒兵而聚曰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

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善曰論語子曰匹夫不可奪志　濟曰留連謂令作儀同則於外恐寇至虞度之事有闕也　良曰觸聖情冒上之顏也匹夫獨夫也言獨夫執志亦不可奪

陳情表

李令伯 善曰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犍為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後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疏武帝覽其表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從尚書郎為河內溫令左遷漢中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虔 翰同善注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左氏傳楚少宰曰寡君少遭閔凶 銑曰險釁艱難禍罪也閔憂也憂謂父憂也 生孩六月慈父見背 善曰孟子曰孩提之童趙岐曰知孩笑可提抱也文子曰慈父之愛子非求報 銑曰背死也 行年四歲舅

奪母志善曰莊子田開之曰單豹行年七十毛詩序曰衛世子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銑曰奪志謂舅嫁其母不得守節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善作見撫養善曰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毛萇曰鞠養也銑曰愍痛也撫矜憐也臣五臣有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善曰李陵贈蘇武詩曰遠處天一隅苦困獨伶丁國語曰晉趙氏冠韓獻子戒之曰此之謂成人論語曰三十而立銑曰零丁危弱貌成立謂二十成人也既無叔伯終鮮兄弟善曰毛詩曰終鮮兄弟維予與汝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善曰字書曰祚福也向曰衰微也外無朞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僮善曰孫卿子曰仲尼之門五尺豎子羞言五伯向曰朞功謂大功小功之親

彊盛也僮僕也煢煢獨立五臣作焭焭子立形影相弔善曰曹植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赧濟曰焭單也弔問也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善曰朱浮書曰同被國恩如浮漢書注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漢書曰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淳曰前驅也廣雅曰猥頓也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曰孟嘗君相齊使其舍人魏子收邑三反而不致孟嘗君問其故對曰有賢竊假之數年或毀孟嘗

孟嘗乃奔魏子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不作亂請身盟遂自刎宮門以明孟嘗 良曰聖朝謂晉朝也逮榮並刺史字也無主謂無人主奉供養之事臣具微賤自謙也隕落也言自斷落其首不能報此恩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五臣有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音貝善曰孔叢子孔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苟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因執也 翰曰前除洗馬時以有表辭逋緩慢倨也篤病甚也許謂許於州司也進謂欲去退謂欲住也狼狽猶悽惶也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善曰爾雅曰矜憐也況臣孤

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　銑曰偽朝謂蜀朝也郎署謂尚書郎言我本謀為官職非隱逸以名節自矜也軍所虜獲曰俘蜀為晉滅故云此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善曰毛詩曰既優既渥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揚雄反騷曰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廣雅曰奄困迫也　向曰拔擢謂郎中洗馬也優饒渥厚也盤桓不進貌有所希望言但為侍養非敢望高官也日迫西山喻劉年老暮也奄奄將絕也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善曰左氏傳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其長也濟曰危易落淺易拔慮謀也言朝不謀至夕之生

也

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善曰鸚武賦曰匪餘年之足惜良曰餘年殘年也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良曰區區猶勤勤也廢遠謂廢養而遠離祖母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善本作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善曰葛龔喪伯父還傳記曰烏鳥之情誠竊傷痛毛詩曰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也翰曰烏鳥反哺其母言我有此烏鳥之私情乞畢祖母之養也臣之辛苦非獨五臣作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善曰左氏傳晉大夫曰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銑曰二州謂梁州益州也牧伯謂

榮達也言非但人知我辛苦天地亦知也顧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善曰禮記曰子曰小人行險以徼倖僥與徼同古堯切 向曰庶冀保安卒終也冀祖母蒙僥倖之恩安終殘年也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善曰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 濟曰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子顆曰吾死嫁之及困又曰殺以殉顆乃從初言嫁之後與秦將杜回戰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躓為顆所獲中夜夢結草老人曰予妾父也報君不殺之心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善曰史記丞相翟青曰臣不勝犬馬心

謝平原內史表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內史到官上表謝恩

良同

善注

陸士衡

陪臣陸機言善曰蔡邕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為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　銑曰諸侯之臣於天子朝稱陪臣此及姓也機前任吳王郎中令故稱此今月九日魏郡太守遣兼丞張含賫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善曰凡王封拜謂之板官時成都攝政故稱板詔拜受祇竦不知所裁中謝　翰曰含太守下丞賫持也板冊文假言假借不久也祇竦敬懼貌裁制也臣本出自敵國善曰漢書蒯通說韓信曰敵國破謀臣亡也　銑曰敵國謂仇敵之國也世無先臣宣力之效才非丘園耿

介之秀善曰尚書舜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為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隱處丘園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　銑曰先臣謂父祖也宣用效勤也言非有功於國耿絜介獨也言負才德清絜獨居丘園不仕之人也

皇澤廣被惠濟無遠善曰四子講德論曰皇澤豐沛尚書曰無遠弗屆

擢自羣萃累蒙榮進善曰國語曰羣萃而同處賈逵曰萃亦處也　向曰萃聚也言拔於羣聚之中

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善同向注　向曰入朝謂入晉朝也歷官六為揚駿祭酒太子洗馬吳王郎中尚書郎中殿中郎又為著作郎三閣謂秘書郎掌內外三閣經書也兩宮東宮及上臺也

服冕乘軒仰齒貴游善曰左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杜預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凡國之貴遊子弟

學焉濟曰冕冠也軒車也貴游謂與公子同游也振景拔迹顧邈同列善曰臣瓚漢書注曰邈淩邈也濟曰言振其光景拔迹越衆迴顧自省遠於同列施重山岳義足灰沒善曰葛龔讓州辟文曰恩重山岳言君之義我身如灰之滅不足報也濟曰蒙恩施之重我於事義足為灰没以報恩德遭國顛沛無節可紀雖蒙曠盪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中謝善曰周易曰夕惕若厲良曰遭國顛沛謂趙王倫簒位遷帝金墉無節謂不能見危授命曠盪謂蒙寬宥顏謂自慙也頓膝謂拜跪也厲危也何而橫為故齊王冏九永所見枉陷誣臣與衆人共作禪文善曰王隱晉書曰齊王冏字景治趙王倫簒位同舉兵討倫臨陳斬之禪文倫受禪之文翰曰枉曲誣加也禪文謂禪位之文幽執

囹圄當為誅始臣之微誠不負天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善曰司馬遷書曰深幽囹圄之中　銑曰幽隱執繫也囹圄獄名誅始謂先合誅也言我幽微之信不欺天地但恐急暴之間不得申說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中書侍郎馮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正顧榮汝陰太守曹武思所以獲免善曰王隱晉書曰袁瑜字世都馮熊字文羆顧榮字彥先晉百官名曰曹武字道淵　向曰言此六人初皆同坐共思所以獲免之計也陰蒙避迴崎岖善作嶇自列密自蒙蔽避迴岡嶮岐嶇艱阻得自申列也廣雅曰列陳也濟曰陰蒙避迴詐發妹喪不預倫事崎嶇傾側也自列謂自分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善曰王隱晉書雪

曰機與吳王晏表曰禪文本草今見在中書一字一迹自可分别蔡邕書曰惟是筆迹可以當面也　濟曰片言隻字皆不闕趙王倫事也

而一朝翻然更以爲罪蕞爾之生尚不足忝

善曰左傳子産曰諺云蕞爾之國杜預曰蕞小貌也說文曰尚曾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忝惜也　良曰翻反也

區區本懷實有可悲

善曰李陵書曰區區之心切慕此爾　良曰區區勤勤也可悲謂遭枉橫實可悲痛也

畏逼天威即罪惟謹

善曰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公羊傳曰不即罪爾何休曰不就罪也漢書曰終軍詰徐偃請下御史徵偃即罪論語曰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　良曰逼迫天威言逼天威之怒而就罪也

鉗口結舌不敢上訴

善曰莊子曰鉗墨翟之口慎子曰臣下口左右結舌潛夫論曰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左傳箴尹

所天

克黄曰君天也何休墨守曰君者臣之天也翰曰鉗以鐵為劫束也結繫也束口繫舌言不敢語莫大之釁日經聖聽善曰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銑曰釁罪也人之罪莫大不忠不孝日經聖聽謂日日經天子聽察也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五臣作忼慨而不能不恨恨五臣本恨恨者唯此而已銑曰肝血謂赤心誠實也忼慨失志也恨恨悲也志無所申但悲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善曰陛下謂成都也毛詩曰愷悌君子杜預左傳注曰宥赦也茍悅申鑒曰人主威如雷電之震左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隕越于下也向曰宥寬也雷電喻威隕越死也蒙天子寬迴收其威使求不死也復得扶老攜幼生出獄戶懷金拖徒我紫退就散

輩善曰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攜幼迎孟嘗君道中揚子
法言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解嘲曰紆青
拖紫　濟曰散輩謂
不除名爵散官之輩感恩惟咎五情震悼善曰文子曰
昔中黃子曰
色有五章
人有五情跼局天蹐精
亦地若無所容中謝善曰毛詩
曰謂天蓋高不敢
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史記曰魏公子自責似若無
所容也　良曰震悼驚也跼曲也蹐累足行也思前得
罪五情震驚心自愧責
於天地若無所容也不悟日月之明遂垂曲照雲雨
之澤播及朽瘁善曰尚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
照臨范曄後漢書鄧騭上疏曰被雲雨
之渥澤也　翰曰日月喻
君也播布朽腐瘁病也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
落罪有可察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善曰左傳曰斐豹隸
也著於丹書書曰延

及平民　翰曰削除也丹書定罪之書夷亦平也平民凡民也言蒙天子照察除其罪書為凡民也

則塵洗天波謗絶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銑曰塵喻罪也天波喻天子恩澤謗枉也言初所望尚未至天恩洗罪

猥辱大命顯授符虎善曰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　向曰猥頓也大命天子命也符虎謂金虎符也謂授内史也

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沉之羽復與翔鴻撫翼善曰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沉者也班固漢書張陳述曰攜手遂秦撫翼俱起　向曰陸沉謂無水而沉喻已也翔鴻喻朝士也言我頓蒙天恩再得與朝士齊列也

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張敞亡命坐致朱軒善曰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命名也謂所犯罪名已定而逃亡避之謂之

之命餘同濟注　濟曰韓安國事梁孝王為中大夫有
罪在徒中漢使張羽拜安國為內史張敞為京兆尹敞
人被罪遂逃走後冀州有賊天子思敞使治之敞
隨詣拜為冀州刺史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飾方臣
所荷未足為忝豈臣蒙垢含吝所宜忝竊善曰范曄後
漢書陳蕃曰
鄙吝之萌復存于心方言曰貪而不施謂之吝良曰
垢濁也吝恨惜也忝辱言我含此污濁豈能辱竊此位
也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守
常憲當便道之官善曰如淳漢書注曰律二千石以上
告歸寧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
問也　良曰喜謂喜得內史懼不勝任也參并
言雜半也憲法也當時之法據官者便之任也不得束
身奔走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臣不勝屏營延

仰謹拜表以聞善曰李陵詩曰策名於天衢班固漢書
述曰攀龍附鳳並集天衢胡廣漢官解
詁注曰轂下喻在輦轂之下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
行屏營　翰曰稽顙拜也言為奉法赴任不得奔走謝
城闕也視天子銜衜不得往故馳
心也輦天子車轂屏營迴惶也

勸進表善曰何法盛晉書曰劉琨連名勸進中宗
嘉之晉紀曰劉琨作勸進表無所點竄封
印既畢對使者
流涕而遣之

劉越石銑曰閔帝為劉曜所殺琅邪王睿在江
南時劉琨在并州段疋磾在薊州此表
勸睿為天子
是為元帝

建興五年善曰晉書曰建
興閔帝年號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

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五臣無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匹磾頓首死罪上五臣有尚書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民善作人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善曰左傳邾文公曰天生人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典引曰發祥流慶對越天地左傳師曠曰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盼之義授圖子黎元向曰蒸衆樹立對配越揚司主牧養也言衆人須立君長配揚天地以主養之聖帝明王鑒其若

此善曰易緯曰聖帝明王所以致太平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善曰范曄後漢書袁紹上疏曰洛邑乏祀荀悅申鑒曰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樂濟曰饗獻也天地神明依人而行故聖人屈身以奉祭祀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善曰東觀漢記馮異曰更始敗亡天下無主莊子曰君子不得已而臨涖天下也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濟曰難屯難也替廢也言社稷屯難郊廟禮廢當取親戚蕃王之英哲以繼祀宗廟也所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五臣作代善曰韋秀衛公誄曰仰晞遐風重輝冠世毛詩曰式固爾猶良曰弘大式用也言使宗子繼者將以大振遠風堅固萬代三五以降靡不由之臣琨臣匹磾頓

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善曰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隱晉書曰宣皇帝河內溫人今上受禪追上尊號曰宣皇帝尚書武王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跡詩曰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鄭玄曰天之大命又附著於汝也　良曰三五謂三皇五帝也自此以下無不從其繼絕之道也肇始景大也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善曰世祖武帝廟號書曰惟丕顯考文王用肇造我區夏三世謂宣景文四聖謂武帝也書曰昔我文王武王宣重光廣雅曰軌跡也　翰曰三葉謂宣景文帝也各有文明之德故重光四聖謂武帝惠敏懷也惠澤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善曰左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銑曰侔齊也周公卜年七百言晉過之自元康以五臣作已

來艱禍五臣作禍難繁興永嘉之際氛厲彌昏善曰晉書曰惠帝即位改元曰元康　向曰元康惠帝年號永嘉懷帝年號禍謂趙王倫作亂氛惡氣厲危也謂劉聰石勒等昏亂王室也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善曰王隱晉書懷紀曰羯賊劉曜破洛皇帝崩於平陽宸極喻帝位荅賓戲曰周失其御禮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公羊傳曰君若贅旒贅猶綴也何休曰旒旗旒也以譬者言為下所執持東西爾　濟曰宸極喻君也失御人之道醜惡裔遠也謂懷帝死賊廷也旒冕旒上綴珠下垂而危言國家似之　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善曰王隱晉書懷紀曰洛陽破大司馬南陽王保於長安立秦王為皇太子懷帝崩皇太子即位左氏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　良曰賴

蒙也先后謂上四帝也皇帝謂秦王也洛陽破後秦王即位長安以嗣懷帝使舊禮物能明也

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振

善曰尚書曰欽明文思禮曰服膺拳拳應幼漢宮儀曰太子太傅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　翰曰誕大也言大授敬明之德而又聰智幼少夙早也詩云金玉其相相質也振奮也

冢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

善曰尚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包咸論語注曰攝猶兼也毛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毛詩序曰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尚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銑曰冢宰官位掌邦治以佐王也綱紀也百辟百官也輔佐也言四海衆人皆思想中興懷其蘇息

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

善曰左傳

鄭伯曰天其悔禍于許也 向曰不圖不意也 國未忘荐重臻至也言大災重至謂劉曜破長安也難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善曰左傳富辰曰人未忘禍王又興之何法盛晉書胡録曰建興四年劉載使劉曜寇長安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羣尚書曰肆予敢求爾天邑商 濟曰肆縱也犬羊喻劉曜虐害也天邑長安也 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沉虜廷善曰干寶晉紀曰賊入掠京都劉粲寇于城下天子蒙塵于平陽傳暢諸公讚曰荀藩傳檄平陽求連和迎上上於是見害 良曰仍因也言琨等使人奉表詣長安還因知閔帝沒也不守不能守備幽因劫脅也虜廷謂蒙塵平陽也 神器流離再辱荒逆善曰再謂懷愍

二帝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也　翰曰神器天子位也流離崩喪也再辱謂懷帝先没閔帝又没也荒逆謂劉曜也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善曰小雅曰載事也　銑曰困厄之運甚於古今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五臣作血之類莫不叩心絶氣行號巷哭善曰左傳芊尹無宇謂楚子曰食土之毛誰非君臣三略曰含氣之類咸顧得志新序子貢曰子産死國人聞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産已死吾將安歸皆巷哭　向曰毛草也言聞帝蒙塵食土草及有生之類無不推心氣絶而已況臣等荷寵三世位廁鼎司善曰三世謂邁至琨也王隱晉書曰琨祖邁相國參軍父蕃太子洗馬侍御史鼎司謂司空也謝承後漢書序曰王龔幹事遂陟鼎司　濟曰琨家三代俱事晉為著職

愚司三公也謂琨為司空承問震惶五臣作遑精爽飛越善曰謝承後漢書曰竇武上疏曰奉承詔命精爽隕越良曰遑恐爽亡也承問謂聞破亡之事也飛越猶飛揚也且悲且惋五情無主善曰文子曰昔中黃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莊子葉公見龍失其魂魄五情無主翰曰悲謂主之亡惋謂惋賊之亂舉五臣作興哀朔垂上下泣血善曰謝承後漢書胡毋班書曰董卓起朔垂毛詩曰鼠思泣血銑曰朔垂謂并州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善曰昏明謂晝夜也文子曰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孫卿子云日月遞照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終通故受之以否向曰否塞泰通言物不可久否塞當還明通謂國雖亡亦當通濟也天命未改歷數有歸善曰左氏傳王孫滿謂楚子曰

周德雖衰天命未改書曰天之歷數在爾躬 濟曰言歷數未改晉當復歸

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 善曰左氏傳曰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也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漢書路温舒曰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

是以 善無是以

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為五伯之長 善曰左傳曰初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雍廩殺無知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良曰桓公彊盛居五伯之先也五伯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公也餘同善注

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 善有以 主諸侯之盟 善無之盟二字 善曰左傳曰初晉

獻公以驪姬為夫人夫人譖太子太子縊于新城遂譖二公子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漢書路溫舒曰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　良曰晉獻公以驪姬為夫人乃譖公子重耳出奔後獻公薨重耳還國是為文公以主諸侯之盟多難謂遭無知之難殷憂謂被驪姬之譖也固邦國謂桓公也啟聖明謂文公也言此以喻君也社稷靡安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善曰鹽鐵論曰定傾扶危史記曰秦更民曰黔首陛下謂元帝也書曰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孝經援神契曰十世升平至德通神明兩儀天地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翰曰陛下謂元帝也玄德謂潛行道德也兩儀天地也言道德通神明舉動合天地能扶持社稷之危繼續黔

首之命黔首百姓也應命世善作代之期紹千載之運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也廣雅曰命名也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賢人君子所想思而不可得見也銑曰紹繼也聖人千載一出言元帝繼此千載之數也夫五臣無夫符瑞之表天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五臣作殞喪九服崩離善曰東觀漢記羣臣上奏世祖曰符瑞之應昭然著聞矣曹子建責躬詩曰得會京畿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曰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蕃服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向曰謂江左有符瑞而與讖文應之殞喪墜失也崩離壞散貌天下顚然無所歸懷雖有夏之遘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海內顚然喪其樂生

之心左氏傳曰魏絳對晉侯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又曰夷羿收之杜預曰夷氏也史記曰幽王嬖愛褒姒竟廢后立褒姒為后廢后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遂殺幽王驪山之下　濟曰顯然憂傷貌夏太康出畋為羿所逐夷羿氏也姬周姓幽王為犬戎所滅遭遇離羅也言此二主遇難無能過於晉也蔑無也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吴柔服以德伐叛以刑善曰王隱晉書曰元帝琅邪恭王之長子永興元年就國二年加揚州諸軍事韋孟諷諫詩曰撫寧遐荒江左江東也春秋歷序曰東方為左毛詩曰奄有龜蒙左氏傳晉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良曰元帝居琅邪時加撫揚州諸軍事故云撫寧江左今復歸江南故云奄有舊吴奄布也柔安言服用刑德以安蕃服叛亂也抗明威以攝五臣作懾不類伏大順以肅宇內善曰

尚書曰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漢書音義曰攝安也禮
曰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
相序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翰曰抗
舉懾服也不類謂異國也大順天人也　純化既敷則率
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　善曰尚書曰汝丕遠惟
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劇
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延頸企踵　翰曰純厚敷布宅居
暢通也言純厚之化通仁義之風遠方之人皆企踵而
慕
之　百揆時序於上四門穆穆於下　善曰書曰納于百揆
百揆時序賓于四門
四門穆穆　銑曰揆度也四門四方之門穆穆和
悅貌言度百事有次序於上使四方和悅於下　昔少
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　善曰左氏傳伍員謂吳子曰昔
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
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以牧夏衆使女
艾諜澆遂滅過戈復禹之績澆五叫切公羊傳曰魯人

至今以為美談向曰夏訓夏書也美談美其成功談說也宣王之興周詩以為休詠善曰毛詩序曰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濟同善注況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善曰尚書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良曰勳功格至也清輝謂天子之化蒼生顒然莫不欣戴善曰尹文子曰堯德化布於四海仁惠被於蒼生淮南子曰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喁喁然仰其德以和順國語祭公謀父曰商王大惡庶人不忍欣戴武王濟曰顒然仰德貌戴荷戴也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善曰尚書曰朔南暨聲教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願為臣妾乎銑曰聲譽教化所加被者皆願臣於君也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善曰王隱晉書元皇帝宣帝之

曾孫左傳介之推曰獻公之子九人惟君在矣　向曰元帝宣帝之曾孫億兆攸歸曾無與

二善曰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晏子春秋晏子謂魯哀公曰君矯魯國化而為一心君曾無二何暇有三乎

濟曰攸所也言萬姓歸附無二心也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

陛下而誰善曰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祚之左傳介之推曰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　良曰祚福也祀祭也是以遐無異言遠無異望

善曰漢書曰霍光以內外異言左傳叔向曰我先君文公人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矣　翰曰無異謂遠邇皆望於帝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

善曰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下朝覲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

堯之子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詩曰君子有徽猷荅賓戲曰用納乎聖德矣銑曰徽美猷道也言人皆吟詠其美道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善曰封禪書曰天人之際已交上下之情允洽左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向曰裔遠允信也言天地交通華夏遠裔皆與天地信合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善曰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内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尚書有休徵西都賔曰虞乎同列者蓋以百數　濟曰一角獸謂麒麟也連理木異本同末皆王者之美瑞百數言多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善曰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老曰封疆之内冠帶之倫尚書曰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也周書曰不謀

同辭會於武王郊下羽獵賦曰杖莫邪而羅者萬計矣良曰冠帶謂四方士人要服荒服也言外內士人諸侯同為勸進之辭者萬計也是以臣等敢五臣無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善曰漢書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書又曰諸侯昧死再拜言上尊號翰曰考度也函夏中國趣向也尊號天子號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善曰東觀漢記羣臣上奏世祖曰大王社稷為計萬姓為心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飾小行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社稷固爾銑曰舜禹皆受禪以濟時故願存之巢父許由皆舉高節不仕願狹小之行推讓也言勸為至公為推讓無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為事善曰書曰允恭克讓良曰黔

首百姓克能也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溥五臣作普天傾首之望善曰詩曰乃眷西顧又曰溥天之下漢書翟義曰天下傾首服從莫能抗扞國難也向曰慰安也謂宗廟神祇乃顧於君言立君當上安神祇之顧下赴天下傾首之望則所謂生繁華於枯荑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善曰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楊之秀稊與荑通左傳蘧子馮曰所謂生死而肉骨尚書帝曰夔命汝典樂神人以和漢書漢王曰以韓信為大將軍蕭何曰幸甚向曰荑者楊之秀萬人得君猶枯木朽骨生其枝葉肌肉也神謂宗廟也獲得也臣琨臣匹磾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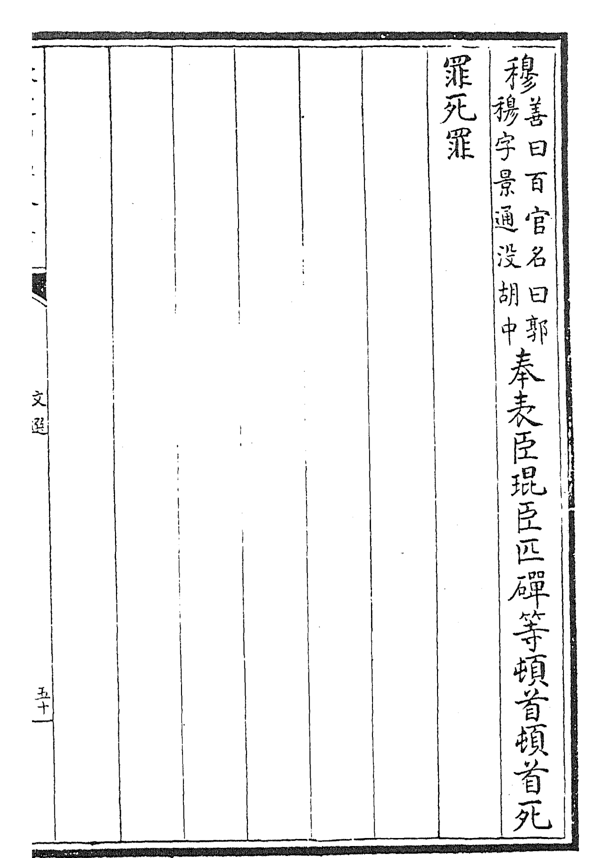
萬機以亂善曰史記李斯曰明主聖皇所能久處尊位東觀漢記諸將上奏世祖曰帝王不可以久曠公羊傳曰緣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左氏傳君子曰莒恃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尅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　濟曰曠空殆危也浹及辰時也自甲及癸為一時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會善曰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左傳叔向問晏子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漢書曰陽九之戹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謂陽九之戹百六之會　濟曰季末也九者陽數之極則有災會謂與戹相會也狡寇窺窬伺國瑕隙齊人五臣作民波蕩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善曰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無覬覦杜預曰下不冀望上位也窬與覦同杜預左傳注曰狡猾也說文曰窺小視也又曰覦欲也毛萇詩傳曰

瑕猶過也隙謂間隙也漢書曰富人博戲亂齊人如淳曰齊民也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若今平民也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横議谷永集曰國家久無繫嗣天下無所繫心　良曰狡寇謂劉聰劉曜也窺窬欲伺候齊平也波蕩動散也言聰曜欲候我國家瑕隙而平人動散無所託伺可闚而不矜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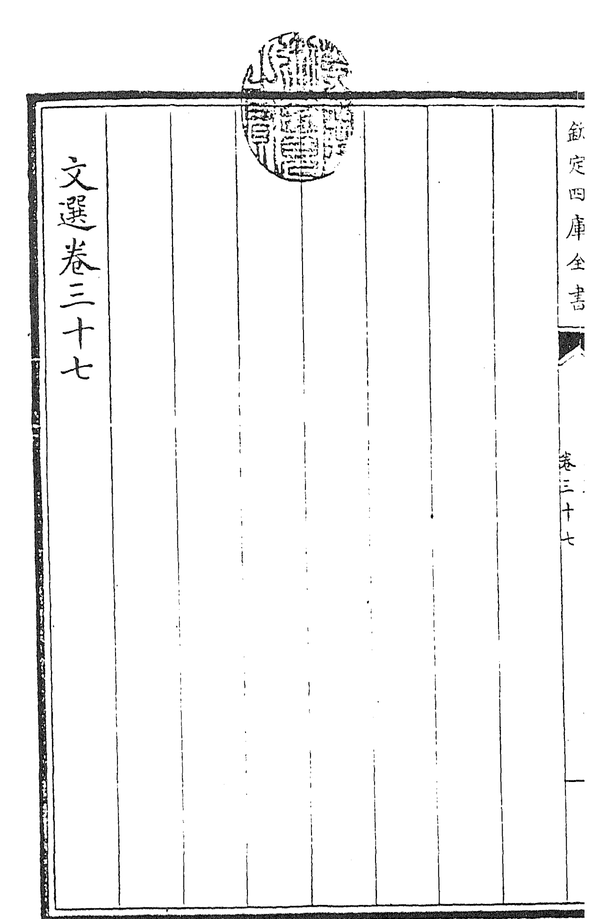
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善曰公羊傳曰齊侯逡巡而謝范曄後漢書馬武謂世祖曰大王雖執謙退奈宗廟社稷何　翰曰逡巡猶退讓也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郤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絶敵人之志内以固闔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善曰左傳僖公十五年晉與秦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呂甥曰將若君何衆皆曰何為而

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莊子曰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銑曰駭驚也圍孺子名闔合輯和也前事之不忘後代五臣作世之元龜也善曰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志魏文帝策命孫權曰前代之懿事後王之元龜向曰元大也大龜可卜知吉凶但能不忘前晉侯之事亦可為今之大龜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遠慮出自胷懷善曰家語孔子曰所謂聖者明並日月東都賦曰散皇明以燭幽過秦論曰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不及鄉時之士也濟曰幽暗燭照言謀慮深遠皆在陛下胷臆不假臣等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善曰史記丞相翟青曰臣不勝犬馬心良曰遲久也開泰為泰平是以陳其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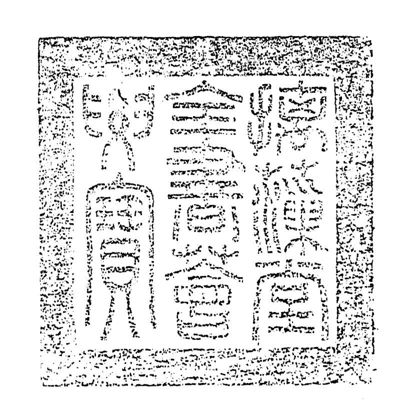
誠布之執事善曰左氏傳晉使呂相絶秦曰敢盡布之執事翰曰乃誠勸進之誠執事君之左右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觀盛禮踴躍之懷南望罔極銑曰盛禮册尊號之禮踊躍歡喜也罔無也謹上臣琨謹遣蕪五臣無蕪左長史右司馬臣五臣無臣溫嶠善曰王隱晉書曰溫嶠字泰真太原人也劉琨假守左長史臺除司空右司馬五年琨使詣江南也西主簿臣辟五臣作薛閭訓善曰臧榮緒晉書曰辟閭訓字祖明樂安人也沒石勒為幽州刺史臣碑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劭善曰晉百官名曰榮劭字茂世北平人為清河太守輕車將軍五臣有事關內侯臣郭



穆善曰百官名曰郭穆字景通沒胡中奉表臣琨臣匹磾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文選卷三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舉人臣張昱